



禮記疑義卷十五

二月令口
二刪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訂義註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

辰也弧在輿危鬼南建星在斗上

疏從奎五度至胃六度在戌總曰降

婁降降也婁欽也言萬物降落而收斂而斗建卯之辰者斗星隨天而轉一日一夜過轉一周而度

故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也云云孤在輿非二十八宿上者熊氏說云石火星經又孤與建星非二十八宿

而昏明舉之者由孤星近斗建星近斗并有三十度斗有二二六度其度既完若舉井斗不知何日的

至井十之中故舉孤星建星也然春分之時日夜中計春分昏中之星去日九十一度今日在奎五度奎

與鬼之初乃一百九度所以不同者鄭雖云孤在鬼南其實仍當井之分域故皇氏云從奎第五度為二

禮記疑義卷十五 月令 論經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月節數至井第十五度但九十一度是孤星當井之
 十六度也若從井星十六度至斗之初一百七十二
 度計昏中星與明中之星春秋分時相去分天之半
 應一百八十二度餘但日入以後二刻半始昏不盡
 二刻半為明昏明相去少五刻一刻有三度半強
 五刻有十七度餘則昏之刻星去明之中星一百六
 十五度餘則建星不得在斗初在斗十也此仲春
 之月昏孤中案尚書云日中星為不司也鄭康成
 之意南方七宿總為鳥星井鬼則鳥星之分故云鳥
 與此同也案仲夏昏亢中尚書云日永星火不同者
 案鄭答孫顯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為
 大火其曰大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
 舉一月故不同也案仲秋之月昏牽牛中尚書云宵
 中星虛其仲冬之月云東壁中尚書云日短星昴不
 同者亦是月令舉其初朔尚書總舉一月之中理亦
 不異孔安國註尚書如此則別尚書所舉星者自取
 畢見之義不疏三統曆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
 謂南方之中

二十二度中去日
 一六度旦斗五度中春分日在

婁四度昏柳五度

一百二度旦斗十六度中

案元嘉曆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旦箕四

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旦斗四度

中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星云孤中旦云

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以孤星近井星建星近斗

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不可的指昏旦之中故舉孤

建定其昏旦之中也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央鐘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訂義註夾鐘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

千一百八十七分之寸之十七十五仲春氣之至則

夾鐘之律應周語曰夾鐘出四隙之細疏夷則長五

九分寸之四五百五十一分生夾鐘當三分益一就

夷則五寸之中取三寸五分生夾鐘當四寸餘有整二

寸又於七分之二九分寸之中細分四寸五分此

細分各三分之於是一寸分之二細分四寸五分

有四百五十七分一者為一千三百五十三也則

二分益前一千八百七十分則二千三百七十四

分益前一千八百七十分則二千三百七十四

千實數但九分生者三分益一以實數更三分之

千九百九十分以三分益一則益一分一千九百九

前數也然除之為寸用二千六百八十七為積分

三寸餘有一千七百五十六分一以三寸益前四寸

寸餘有一千七百五十六分一以三寸益前四寸為

千一百八十七分之細者周語曰夾鐘大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倉庚驪黃也鳩博穀也漢始以

雨水為二月節疏言皆記時候者謂經中四事言之

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

秋則化為鷹故王制云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司裘

註中秋鳩化為鷹夏小正云正月鷹化為鳩五月鳩

化為鷹鄭無所言則不信用也案通卦驗云倉庚為

正月與此不同者蓋是國土名耳案釋名云倉庚

驪黃者案釋名云倉庚商庚也釋名云倉庚

鳥又云鶯黃楚雀某氏云鶯一名倉庚又云商庚

呂大族夾鐘凡此日微氣令不滯伏之下也

禮記卷之五 月令

禮記

據其早作在正月若其晚在二月故漢初驚蟄為正
月中雨水為二月節至在後以來事稍變改故歷律
志云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嚴陵方氏曰自上而下
者皆曰雨然北風凍之凝而為雪東風解之乃散而
為水孟春東風既解凍矣仲春於是始雨水為一候
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則有七十二候二候為一氣
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此之所言者
候而已候非其正也故或先或後言之曆之所言者
氣也氣則正矣故於氣至則言之鷹好殺而擊以秋
氣好貪而出以夜皆陰類也鳩鴛皆陽類也卯辰者
陽之中故仲夏則卯鳥子陽則日氣化之鴛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陰為陽所化物理也此許亦而其以春推求雌而
雌以朝皆陽類也蛤蟹皆陰類也戌亥者陰之極也
故故秋則爵入大水為蛤孟冬則雉入大水為蜃孟
陽為陰所化物理如此草腐則幽之類也螢則明之
類也季夏則草腐為螢蓋離之明極於此故也是皆
化而已於鷹鼠言化於腐草爵雉則直言為何哉蓋
因形移易曰化鷹之為鳩鼠之為鴛皆子并移易而
已故言化腐草則植物也此則動物也爵雉飛物也
蛤蜃潛物也植物為動飛物為潛則不特因形移易
矣而化固不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為而已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戴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氣器疏以達

訂義註青陽大廟東堂當六室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以合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訂義註安萌以下助生氣也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省囹圄順陽寬也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

繫者若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掠謂捶治人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土者五官之后土也神也與左傳僖十五年云君履后土者別也云囹圄所繫才今則別獄矣

者蔡云囹圄也囹圄正也所繫也美里夏曰均臺囹圄何崇精問曰獄周曰囹圄

代之獄焦氏答曰月令周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云在手曰桎在足曰梏者按掌囚云

上罪桎梏而桎梏為在手桎與拳連文故知桎亦在手則桎在足也云肆為

死刑暴尸者肆陳也謂陳尸而暴之故周禮鄉士縣士皆肆之三日然春陽既動無殺人何得更有死

尸而禁其陳肆者蓋是大逆不孝罪甚之徒容得春時殺之殺則理之故禁其陳肆○廷華樂疏大逆說

亦一美但母肆亦陳氏集說曰安得謂無所推折存該得母殺在內

亦安也生氣之可見者莫先於草木故苦言之嚴陵

方氏曰祭社必有稷不言稷可知

疑義註祀社日用甲疏曰龍為祀社之日用甲者解經

元日也樂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之始也名誥戊午乃社於新邑用戊者周公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

廷華樂社為土神名誥祀以戊午則社當用戊己也
註云用甲不知所由來疏亦曲說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高禘天子親往后妃
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韜授以弓於高禘之
前

註義註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入堂宇而字乳
娶嫁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變媒言禘神之也御
謂從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
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
大祝酌酒飲於高禘之庭以神息頽之也帶以弓韜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授以弓矢求男之羊也三居於堂禮曰帶以弓韜禮

之禘下其子必得天材疏蔡邕以為禘神是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

禘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禘又云簡狄從帝而祈於郊

云姜嫄從帝而祠於郊禘又云簡狄從帝而祈於郊

禘則為禘神是源簡狄之前先有禘神矣而此註立高辛

氏為禘神是源簡狄之前先有禘神矣而此註立高辛

志焦喬得王權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禘氏後除之祀

位在外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禘祀乃

於上帝也城簡狄之後後王為禘官嘉祥祀之以配

地謂之高禘據此言之則郊禘之祭契已前祭天南

郊以先禘配之故謂之郊禘云高辛氏一子既簡狄

禮記卷五 月令

禮記卷五

於天高禘為配祭之人也云變禘言禘神者案周禮媒氏職註媒
 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但不初為媒者其
 人是誰案世本及譙周者古本伏犧制以儷皮嫁娶
 之禮既用之配天其尊貴先媒當是伏犧也媒字從
 女今從示旁為之示是神所告示之義故云變媒言
 禘神之人謂酌酒以飲之飲酒乃禮接天子所御幸有
 人子以弓韜又授之以弓矢於高禘之前而北面也
 天子所御謂今有幸者若總論幸御則羣妃皆是何
 得直云乃禮天子所御故知有娘者漢書音義娘音
 身也云王居明堂禮者逸禮篇名也云禮之禘下其
 子必得天材者謂此所御之人於禘神之前禘在壇
 上御者在下故云禘下以祭神必福降故云其子必
 得天材嚴陵方氏曰后妃與闕睢所稱同義九嬪御者
 九嬪與九御也御即女御也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
 則屬一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嬪則包夫人言九御則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包世婦矣以周官勺字考之故知其如此天子所御
 謂御而幸之者亦見曲禮琴瑟不御解禮謂酌之以
 酒也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祥也男子生而
 懸弧者以此韜則弓衣也帶以弓韜者示其有能受
 之資也授以弓矢者予以所求之祥也廷華案方
 亦得脩一義並存之

疑義註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城簡吞之而生契後

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

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
 生契又十侯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城簡狄吞之生
 契城者簡狄之國名故大戴禮云有城氏之女曰簡
 狄故城簡狄也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

禮記卷之五 月令 禮記卷之五

者謂高辛氏之世有此吞鳥之異是謂媒官
嘉祥後代之王立此高辛而為媒神故也

廷華按簡儀姜源事皆史家傳會以著帝王之祥先
儒多疑而辨之據此疏則皆本之緯書其誕不必言
矣至高禘之神經本無考信以疑存之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先雷
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
子不備必有凶災

訂義註又記時候發猶出也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容

止有動疏以其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故知主戒婦人

變玉藻云迅雷甚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生
所以畏天威也卜人不畏天也輪慢棄瀆或至夫婦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三日有戒其容止

者言此時夫婦交於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

必有疏此日夜分謂晝夜漏刻馬融云晝有五十刻

夜有五十刻據日出日入為限雷乃發聲者雷是陽

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下則雉

應而雉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并

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言乃云

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

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者

戶謂穴也謂發所蟄之穴蟄蟲早者孟春乃出則左
傳啟蟄而郊是也蟄蟲晚者則二月始出故此云蟄

蟲咸動則正月未皆動重記時候者庾蔚云謂蓋先
記時候以明應節後言時候以應二分二至所應不
同故重記之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角正權概

訂義註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

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

曰石角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謂平當平者

之等人之所用當須平均人君於晝夜分等之時而
平正此當平之物云同角正皆謂平之者經中度量

鈞衡石五者總蒙同文云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
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為石皆漢書律歷志云

案志文云黑柜一尺為一分十分為一尺十寸為一
尺十尺為一文十文為一引一尺審矣又云黃鐘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管長九寸其實一龠合龠為一升十升為斗
十斗為斛五量嘉志又云黃鐘之管一龠容千二
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銖為斤三十斤
為鈞百二十斤為石志又云權與物鈞而生衡運生
規規圓生矩方生繩繩直生準註權錘也與物正等
則衡平是權為稱錘稱上曰衡角與斗連文律歷志
十斗為斛故知角則斛也
云繫平斗斛者今猶然

疑義疏蔡邕以為星見為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

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鄭康成註

尚書云日中星以為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

四十五刻與蔡校一刻也大略亦同

廷華案此當以馬說為是蔡鄭二說以疑存之可也

但如二家說則日夜亦有長短何以謂之分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訂義註舍猶止也因蟄蟲啟戶耕事少間而治門戶

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畢猶皆也凡廟前曰廟後

曰寢大事兵後之屬疏葉襄十八年左傳云晉州綽以枚教闔闔是齊城門而云闔

闔是用木也此扇與闔相對文又此耕者少舍謂庶人庶人葦門故以為竹葦曰扇云凡廟前曰廟後曰

寢者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為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牆寢制

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訂義註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嚴陵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方氏曰川澤陂池以漁者言山林以田者言皆以遂

生物之理也陳氏集說曰漉亦竭也二者之禁皆為

傷生意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訂義註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水薦於寢廟

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

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

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

之也黑牡秬黍以饗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

其災其出入也時食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

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賦

畢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疏解當為獻者

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故知鮮為獻也云獻羔謂

祭司寒者以經云獻羔祭水先薦寢廟恐是獻羔寢

廟故云祭司寒而藏之既祭司寒明啟時亦祭司寒者

以傳云祭司寒而藏之既祭司寒明啟時亦祭司寒者

謂於宗廟也後賦之人云薦於宗廟謂仲春也乃後賦之

也引春秋傳曰者昭四年左傳中豐之辭也從古者

以至無不受冰皆左傳文也案昭四年春大雨雹季

武子問於申豐申豐對以此辭云日在北陸者北陸

虛也謂十二月日在虛之時而藏冰云在北陸朝觀而

出之時星朝見東方於時出冰以為四月之時日在昴畢

薦廟在二月是也云固陰沍寒者杜預註沍開也謂

聖固之陰閉塞不通陽之處於是取之云朝之祿位

賓食喪祭於婦無不受冰是也賓謂接迎賓客食謂

下云命夫命婦無不受冰是也賓謂接迎賓客食謂

尋常飲食喪謂死喪祭謂祭也云黑壯則祭則

祭水神色尚黑云黑壯則祭則祭水神色尚黑云黑壯則祭則

用黑壯而藏之者謂黑壯云獻羔而啟之者獻羔則

黑壯也亦謂黑壯者畢盡也謂二月時也故云公始用之

云火出而畢賦者畢盡也謂二月時也故云公始用之

早盡賦與之樂左傳云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

月於周為五月則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

頌冰乃建巳之星漸高總而言之亦得稱火出早則三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

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

訂義註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

禮記卷之五 月令

禮記卷之五 月令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親往視之順時達物也為季春將習合樂

合也習樂習歌與八音者既以春陽既動萬物出地王

樂正入學習舞此仲春又云習舞所以應之故孟春命

故此仲春習舞則大胥春入學合樂合舞一合也據

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舞此亦謂之大

合樂故文王世子云九大合樂註春舍菜合舞秋頌

樂合聲孟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之自是春秋常所

合樂也非謂季春而習舞也故大胥春合舞秋合聲

自是春秋之常事也孟春習舞及仲春習舞及仲丁

習樂并季春合樂皆在大學仲春釋菜合舞季春大

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也孟夏乃命樂師習合習

禮樂為當月飲耐也命樂師者以仲春習舞習樂之

時既命樂正此則稍輕故惟命樂師此習禮樂在學

之其事既輕天子不親往孟夏又云天子飲耐禮

樂鄭註飲之於朝正尊卑是飲耐在朝天子親往不

云樂正者文不備也仲夏云云所修鞀鞀為大胥帝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用盛樂故也命樂師者預脩習其事輕其雲帝用樂

之時則命樂正天子親往其季夏孟秋仲秋以季夏

土王秋又陰始國無大事不用樂也季秋亦得習吹

者為將大享帝也其習吹之時在於學中亦樂師習

吹但文不備也所以習吹者鄭云孟夏重舞秋冬重

時天子不親往也樂大胥秋頌樂合聲周禮也月令

仲秋無合聲者設法也故不同或可秋合聲也者即

此季秋習吹是也孟冬大飲蒸此言用禮樂也故鄭

飲耐之下註云季冬云大飲蒸此言用禮樂也故鄭

明飲蒸亦有禮樂也此飲蒸在大學也天子親往故

鄭引詩云十月滌場躋彼公堂以證之公堂則學校

也季冬命樂師大合樂吹而罷者歲終王與族人燕於

禮記卷五 月令

禮記卷五

舍菜合舞舍即釋故知釋菜在合舞之前云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者引之證習舞之意謂用此萬舞以入學上習舞釋菜鄭不云為季春合樂而習也仲春合舞自當為之不為季春合樂而習也熊氏以為仲春習舞為季春合樂者若然鄭何以不言之又大胥無季春合樂何以亦云春舍菜合舞熊氏說非也云習歌與八音者以仲春習舞雖不為季春而發但孟春仲春習舞以久不須更習故知惟習歌與八音歌謂合聲也八音謂樂器響也

疑義註千舞稱萬者何休註公羊云周武王以萬人服天下商頌萬舞有奕蓋般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其義未聞或以為禹以萬人以上治水故樂亦稱萬廷華案湯禹萬人說於古無考以此訓萬舞之萬似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鑿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疑義註為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已疏以季春將騰合牝牡不用殺犧牲其祀特用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故在圭璧皮幣之中上下有也蔡氏云此祀不用犧牲者祈不用犧牲謂祈禱小祀不用犧牲若大祀則依常法故上云以大牢祠高禘是也廷華案祀無不用牲之理亦無玉帛代牲之理其為漢人襍湊之文可知註傳會為古制不知所自來疏

引蔡氏似稍勝於鄭然亦不免於阿耳馬氏曰是月也大牢祠高禘而獻羔開水足見記說之悞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

訂義註大水寒氣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昂畢畢好雨寇戎來征金氣動也畢又為遑兵陽氣不勝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為大陰相掠陰姦衆也早且煖午之氣乘之也蟲螟暑氣所生為災害也疏其國大水則地災也寒氣總至則天災也寇戎來征則人災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也畢七星十六度主遑兵氣陽氣不勝天災麥乃不熟地災民多相掠人災也國乃大旱煖氣早來天災蟲螟為害地災行令失所人災之應故無其災也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訂義註季少也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疏三統曆云三月之節日在胃七度昏張二度中去日一百七度旦斗二十六度中清明日在昴八度昏翼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女二度中案元嘉歷三月節日在婁六度昏柳十二度中旦斗十四度中三月中日在胃九度凡三十度日月行一會凡

三十度故三月日在胃七度律曆志又云大梁初日
在胃七度是也昏七星中者案律曆志云胃十四度
昂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三度鬼
四度柳十五度七星七度從胃七度至七星之初度
有九十九度以日漸長日沒之時稍在西北去七星
之初九十八度故昏時七星在南方之中且牽牛中
者從七星之初至牽牛之初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白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訂義註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語曰姑所

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疏南呂六二上生姑洗之九

就南呂三分益一取三寸益一寸為四寸餘有整二

寸三分寸之一整二寸者各九分之二九為十八分

寸之一者為三分總二寸八分以九分三寸七釐十一三分益

為三寸益前四寸為七寸餘有一分在故云律長七

桐始華田鼠化為鴛虹始見萍始生萍據註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鴛鴦母蟬謂之虹萍萍也其

大者曰蘋疏鴛鴦一名鴛鴦釋鳥文郭氏云謂鶻也李

鶻世舍人云無作母今此註母當作年謂年無也聲

轉字誤年字作無云蟬謂之虹者爾雅釋天文耶

氏云雄者曰虹雌者曰蜺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
虹是陰陽交合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
文郭景純云水中浮萍也江東謂之藻舍人云萍一
各萍大者名蘋凡云化者若鼠化為鴽鴽還化為鼠
皇代云及歸舊形謂之化樂易乾道變化謂先有舊
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
無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故鄭註周禮云能生非
化類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
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訂義註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

訂義註為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疑義註先帝大皞之屬

疏依禮祭五帝自服大裘今

坐故知為蠶求福云鞠衣黃桑之服者鄭註內司服
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鞠者草名
花色黃故季秋之月云鞠有黃華是鞠衣黃也與桑
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云黃桑之服也云先帝大皞
之屬者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惟大皞之屬春
時惟祭大皞云之屬者以蠶功既大非獨祭大皞故
何胤云總祭五方之帝其所祭之處王權賀場
熊氏等並以為在明堂以大皞祭在明堂故也

廷華按記言鞠衣自當為蠶桑而設但祭先蠶為后

妃之事下后妃無祀先蠶之文則此為先蠶之祀可

知先帝黃帝也蓋以黃帝與西陵氏並祀耳不言后

妃而言天子外祀皆天子主之大皞說混明堂說亦

不知所據

命舟收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脩具於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實

訂義註舟收主舟之官也覆反舟者備傾側也薦鮪進時美物祈實於含秀求其成也疏案爾雅釋魚云鮪似鱧郭景純云似鱧而小建平人呼鮪子一本云王鮪云似鱧口在頷下音義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似鱧長鼻體無鱗甲嚴陵方氏曰覆以視表反以視裏待至尊所乘不得不防其傾漏故也覆反必至於五則至於再至於三而慎之至也禮有告備曰具則其具而已備則無所不備焉告舟脩具於天者以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見精粗無不至也必乘舟而後薦鮪者所以示親漁也蓋先王之饗親牲必親牽殺必親射凡以致其敬而已則乘舟而後薦鮪豈為過哉魚之品多矣然薦必以鮪者謂其特大謂之王鮪者以此疑義註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廷華按祈穀於上帝則麥亦祈於上帝可知寢廟之說未確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

內句古反

訂義註時可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芒而直曰

萌既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在內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訂義註振猶救也周謂給不足也勉猶勸也聘問也名士不仕者疏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絕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謂王者勉勸此諸侯令聘問有名之士禮接德行之賢蔡氏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絕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賢者名士之次亦隱者也名士優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故加束帛賢者禮之而已

廷華案註疏說是矣又方氏吳氏謂開府庫出幣帛

將以聘名士禮賢者使聘禮周於天下也其不足者又勉諸侯行之耳若以因其不足言則與上賜貧窮等不幾複耶其說似優於註並存之

疑義疏穀藏曰倉米藏曰廩

按詳地官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路道毋有障塞

訂義註廣平曰原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所水以除水潦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

疏廣平曰原爾雅釋地云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者言國也解經帛國邑也解經中邑平野也解經中原野以其各是一物故每以也結之溝瀆道路各而事共為一句故以溝瀆與道路

之總結又而不言之云限防者以云不得不通限防非可通
水而云開道之時須備此溝上道物故云溝上有人職
有路者是有道路之總名與彼別也

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餒獸之樂勿出九門

訂義註為鳥獸方字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置罟

鳥罟曰羅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

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

今月令無罟翳為弋疏樂爾雅云免罟謂之置郭景純云置猶遮也是置為獸罟知

罟亦獸罟者素釋器云罟謂之罟罟覆車也孫炎云
覆車是兩轅網既是兩轅可以網鳥非但網鳥亦可
以網獸廣雅云網謂之罟罟免罟也是獸罟曰置罟
也此罟與罟一也鳥罟曰羅釋器文云網小而柄長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謂之畢者以其似天上畢星毛詩傳云畢所以掩免
是也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謂等之物四時常有於
人云禁毒矢射者乃謂四時也疏謂此月非田獵之

時其置罟羅網畢翳之器及餒獸之樂毋得出於九

門山陰陸氏曰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

若今朱雀門三經經各門是已考工記曰匠人營國

王城九里國中九經九緯毋出九門謂毋出此門也

疑義註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

臯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闕門也疏若路

不得出路門應門力有者不得出應門舉此可知城
門內有者不得出城門既不得出城門則近郊之內
無所用也若近郊之內先有者不得出近郊之門近
郊之門尚不得出則近郊之內雖有亦不得用也舉

禮記卷五 月令

禮記卷五

此而言遠郊關門亦可知是此月之時所在之處遠近皆不得用故云母出九門云九門路門應門之等者自路門畢門已內皆宮室所在非田獵之處亦禁羅網毒藥不得出者此等門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澗之處得有羅網是毒藥所施也

廷華案此秦制九門未審當以陸說為是註未的疏說尤牽合也

是月也命野虞母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具曲植籩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母有敢惰訂義註母伐桑柘爰蠶食也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拂羽降桑蠶將生之候也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急也戴勝織紵之鳥是時恒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具者時所以養蠶器也曲薄也植槌也后妃親採桑是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也蠶也留養者所以卜夫人與世婦內宰職云仲春詔后妃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女外內子女也是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母親去容飾婦始縫線組紉之事登成也勅往蠶者蠶畢將課

功以勸戒之

疏鳩鳴且翼相擊者案釋鳥云鳩鳩似小鷓而小者黑色短尾多聲孫炎云鷓鳩一名鳴

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云戴勝織紵之鳥者案釋鳥云鳩戴勝李巡云戴勝一名鷓鳩孫炎云頭上勝今亦對為戴勝李巡云戴勝一名鷓鳩孫炎云頭上勝今亦對為

謂之戴篤非也案方言云宋魏陳江淮之間謂之曲
或謂之麴自閔而西謂之薄故云曲薄方言註麴
蠶薄柱也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閔而西謂
之植齊謂之祥若尋常留養蠶或東西南北無定
在今後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者按祭義云卜三宮之
已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者按祭義云卜三宮之
夫人也世婦之吉者使蠶是常留養蠶也祭義又云
夫人副綵而受之言副綵則據王后言三宮夫人則
似據諸侯不同者祭義云明天子諸侯之法副綵據
王后上公夫人亦副綵也三宮夫人據諸侯亦得通
王之三公也引內宰職蠶於北郊者證躬桑之事按
此經是季春躬桑內宰兩仲春者以仲春既帥命婦
躬桑浴種至季春又更躬桑浴蠶也故熊氏云馬質
註云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俗其種是二月浴種也
祭義云大昕之朝奉種浴於川註云大昕季春朝日
是三月又浴蠶也皇氏云二月浴之三月乃躬非義
非也云外內子女皆解經中文字外子謂王外
姓甥之云內子女者王之同姓子女則周禮之外宗
內宗皆以嫁者不在焉鄭註周禮士妻亦為命婦則士
則未出嫁者不在焉鄭註周禮士妻亦為命婦則士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妻亦在云夏小正曰妻子始蠶執養宮事者引之證
明子女養蠶之事皇氏云妾謂外內命婦子謂外內
子女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謂操持養長蠶宮之
事云無觀去容飾者以其祭先蠶又志在採桑養蠶
無服為飾之事故禁之以示法登成釋詁文
以分繭稱絲是謂效其功故云以勸戒之
疑義註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疏女御亦在焉
廷華按蠶事通上下婦當合內外日民言註疏俱未
的

是月也命師令百官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
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訂義註工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也
量謂物善惡之舊法也幹器之木也凡輶輪有當用

卷之三 月令

三

脂良善也

疏周禮考工記無工師知是司空屬官者以司空掌工此稱工師故知司空之屬云

量謂物善惡之舊法者言此等之物善惡雖有舊法當審察之故云審五庫之量五庫者熊氏云各以類

相從金錢為一庫皮草筋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

按周禮弓人掌作弓云凡折幹故知幹子幹此則總論材幹不獨指弓但器之材樸總謂之幹故云幹器

木之

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於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訂義註咸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監

之日號令之戒之以此二事也悖猶逆也百工作器

物各有時逆之則不善時者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

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也淫巧謂偽飾不如法也蕩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謂動之始生奢泰也今月令無於時作為為詐偽疏

考工記弓人云春液角言春時也先後液具角豫和濡筋柔於角故於夏暑淫之時始治筋秋令三材者

秋時陰陽氣調令膠漆熟之三材角在內面筋在外面幹在中冬定體者謂往來之體冬氣凝寒物皆牢

實故內之藥中使弓體堅強云之屬者用時非一故云之屬考工記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又云材美

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是也 疏言於此時天氣和適有工造作器

物當依治理之時監工之官自日號令之言造作器

物當依器事無得悖逆於時使物不牢固又所作器

物當依舊常無得有作淫過巧妙以蕩動在上之使

生奢泰之心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親往視之

訂義註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
疑義註其禮亡今天子以大射郡國以鄉射禮代之
廷華案註謂其禮亡是矣至代之之說則不免牽合
也夫所謂大合樂者蓋聲容畢具之謂與合吹止言
聲者別大射鄉射音器且不具論隆况乎舞以為代
之失之遠矣

是月也乃命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累力
追反

訂義註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廐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牝而合之以在牧而按教書
之明出時無他故至秋錄內當以知生息之多少也
疏累牛謂相累之牛騰馬相騰逐之馬以季春陽將
盛物皆產乳故合此所累之牛相騰之馬遊此繫牧
之牝於牧田之中就牝而合之其在廐牝馬須擬乘
用者則不放之犧牲駒犢舉書其數者既遊牝於牧
之後畜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
書其先在之數所以然者至秋畜產入時知其舊數
不久少與否又舊數之外知其生息多少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難乃
多反

訂義註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
 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昂昂有大陵
 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
 索室毆反立於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
 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於郊以攘
 春氣既以季春恐有難陽氣之嫌故云難難陰氣也
云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昂昂有大陵積
尸之氣者天氣左傳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
行日月比大陵為陰故云陰氣右行以此月之初日
在於胃此月之中從胃歷昂云有大陵積尸者元命
包云大陵主尸熊氏引石氏星經大陵八星在胃主
死喪云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者崇方相
氏云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鄭註云時難謂四
時難引月令季冬命國難故知於時命方相氏
也引王居明堂禮曰以下者證季春國難之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
 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
 蚤降兵革並起

訂義註寒且肅丑之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粟恐以
 水訛相驚多疫無雨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之真鬼
 鬼為天尸時又有暑也不收高者暎於熱也沈陰淫
 雨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多陰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為
 霖兵革陰氣勝也疏雨三日以上為霖 疏天多沈陰
 淫雨蚤降並天災也兵革並起人災也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訂義註孟夏者日月會於寶沈而斗建己之辰疏三
統曆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昏軫四度中去日二百
一十四度旦虛三度中四月中日在井初度昏角六
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六度中按元嘉曆四
月節日在畢十一度昏翼十度中旦女三度中四月
中日在畢十五度昏軫十度中旦虛九度中畢者按
律歷志立夏日在畢十二度昏翼中者日既在畢十
二度畢有十六度而終則中取五度甯二度參九度
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土疑星十度張十八
度計從畢十二度至翼初總九十三度言昏三月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時昏中之星九十八度四日日漸長按三月三刻則
昏中之星去日多按一刻半餘以度言之則按五度
則四月昏中之星去日合有一百二度計翼星中之
時當在翼十二度也

其日丙丁

訂義註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
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强大又因以為日名焉易曰
齊乎巽相見乎離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訂義註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有功

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犁為火官
疏何胤云春秋說文炎帝號大庭氏為地皇作耒耜
播百穀曰神農也云犁為火官者按昭二十九年左
傳云顓頊氏之子曰犁為
祝融杜註云祝融明說

其蟲羽其音徵

訂義註象物從風鼓葉飛為之屬三分宮去一以生

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

則徵聲調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疏三分宮去一

八十一三分分之各二十七去二十七餘有五十四
故徵數五十四也云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者數

清者數少為清羽數最少為極清徵數次少為徵清
徵於清濁為第四事於尊卑亦為第四故云事之象

引樂記者
證為事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經解

律中中呂

訂義註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中呂者無射之所

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

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周語曰中呂宣中氣疏無射之

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內取三寸益一寸為四寸
以生中呂於無射四寸之內取三寸益一寸為四寸

餘有整寸一又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
百二十四以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
三分之則為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五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
十五也更三分之一併之總為三萬九千九百五

三分益一以三萬九千九百五十分之八十五益上之
二千三百四十分之八十五益上之為寸總為五萬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
十六為二寸通前為六寸餘有一萬二千九百七

四不成寸是中呂長六十萬九千六百
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也

其數七

訂義註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苦其臭焦

訂義註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屬焉

其祀竈祭先肺

訂義註夏陽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

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為尊也竈在廟門外

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陞乃

制肺及心肝為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

饌於庭前迎尸如祀尸之禮疏知竈在廟門外之東

竈在廟門外之東西面北上云祀竈之禮以下皆逆

中雷禮文云先席於門之奧謂廟門外面室之奧以

神位在西故知在西室之奧以祀尸在戶內故祭在

廟室之奧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門室之奧各從其

義云東面設主於竈陞者謂設主人東面也竈陞謂

竈邊承器之物以上為之云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

於主西者制謂裁割心肝皆高上之物故從肺類俱

置俎奠此俎於主之西此主位西嚮故置俎在西而

對主也云又設盛於俎南者盛謂黍稷盛之於盥皇

氏以為此祭老婦盛於俎南非其義也云亦祭黍三祭

肺心肝各一祭醴二者亦上祀戶之禮祭必三者以

禮成於三故也上祀戶云祭肉三肺一腎再此云祭肺

心肝各一亦為肉祭三也此醴實於奠祭二者始扱
一祭又扱再祭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庭前
者庭前謂初設廟堂奧之庭前唯特牲少牢鼎當陳
於廟堂門室之前稍東西向執俎者以俎就鼎載肉

入設於筵前在道醮之東其黍稷等設於俎南北唯祭黍或無稷也此配龜神而梁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龜者是老婦之祭

蝮蝮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訂義註皆祀時候也蝮蝮蛙也疏按周禮蝮蝮氏鄭司農註云蝮蝮蟻玄謂

蝮蝮今御所食蛙也李巡註爾雅塘謂蝦蟇也

疑義註王瓜單挈也今月令云王莢生夏小正云王

莢秀未聞孰是

疏王瓜單挈魯單本文今月令王莢生者此云王瓜生今月令王莢生疑

王莢則王瓜也云夏小正云王莢秀未聞孰是者今月令既云王莢生小正又云王莢秀故鄭以為疑云未聞孰是凡有二意一疑王瓜是王莢與否一疑生之與秀其文不一故云未聞孰是此物記時先王者在月初後者在月末以次相配餘皆倣此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按陳氏集說曰此記已月之候王瓜註云單挈

本草作菽莢音同謂之瓜者以根之似也亦可釀酒

朱子曰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之

味而成集說補正駁之曰竊案歸震川與王子敬書

云嘗記少時見一書云月令王瓜為瓜王即今之黃

瓜則鄭註單挈者未必是王瓜生適應月令而夏小

正五月乃瓜恐即此瓜也五月未可食耳適見九江

建昌二志皆云王瓜以其最先孰為瓜之王然亦不

知何所據也又云月令王瓜生當直斷為今之黃瓜

單挈非也且引王莢與王瓜何與疏又疑為一物矣

古書中必別更有見姑闕俟考未知孰是姑並以疑存之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駟戴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雜其器高以麤

訂義註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菽實穿甲堅合屬水雜木畜時熟食之亦以安性也麤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盛長䟽路與服言朱駟與旗及物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為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駟馬自然之性皆不可謂色深故云赤旌旗雖人功所為染之不瀆色深故亦云赤按詩傳

昭文張金五口寫定續經解

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又鄭註儀禮云朱則四入與是朱深於赤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謂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悅

訂義註謁告也迎夏祭赤帝於南郊之北也

疑義註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氣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

可以失之此疏案上迎春云帥三公九卿大夫故云不言帥諸侯
既不帥諸侯而云封諸侯故鄭解其意云諸侯當迎
夏之時或無在京帥者故空其諸侯之文諸侯既無
而得封者鄭云或無在京帥者言或則容有在者故
謂封也或可諸侯身雖不在還封之皇氏以為迎時
不在至還時諸侯或來故得封也然迎夏往及暫時
之事不應迎時未到還時則來非其義也以引祭統
以下證夏時未可封諸侯故云今此
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也

廷華案不言帥諸侯蓋文有詳略曲為之說則鑿又
 分封原無定期應封則封之已耳祭統言嘗出田邑
 應出之時也此言封諸侯是應封之時也孟秋言不
 封諸侯是不應封之時也祭統言出田邑而不言國
 是司勳所謂加田賞地也烏得即以為封諸侯即如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其說以為封諸侯矣則嘗時之封與此迎夏之封本
 可並行不悖鄭何所據謂嘗時有封此迎夏遂不當
 有封又下孟秋言毋封嘗在仲秋則有封合而言之
 不過曰秋本不當封嘗祭則亦可封二者亦似不相
 悖况此與祭統並後世之文何獨是彼而非此又况
 祭統本不言國耶况所謂封者以其未為諸侯而封
 之為諸侯則其人本在公卿大夫中與諸侯之在不
 在何涉而必曲以求合耶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訂義註為將飲酎

命大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訂義註贊傑俊以下助長氣也贊猶出也傑俊能者

也遂猶進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官則有大

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必當使順之

也疏贊是贊佐之義故云出傑俊故或未仕沉滯者

故云出賢良或職卑位下故云遂賢良謂有德行

傑俊謂多才藝故鄭註卿大夫職云賢者有德行者

能者有道藝者蔡氏辨名記曰十人曰選倍選曰俊

萬人曰傑尹文子及毛詩傳皆云萬人為英異人之

說故不同云秦官則有大尉者按漢書百官表此大

尉秦官也云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者

俗人謂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肅

用焉此等未通職於古謂秦已前

不知三王無太尉是未通於古經

之日處分之所為也猶如立夏春之後云命相布德施

昭文張全吾寫定續經解

惠皆同時之事云舉長大者謂用長大之人故王肅

云舉形貌壮大者

疑義疏云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者按書傳有司

馬公司徒公司司空公領三卿此夏制也按曲禮下云

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此殷制也周禮則有夏官

司馬是三王有司馬無太尉按中候握何紀云舜為

太尉此堯時置之三王不置也

廷華按夏殷說不見所據中候緯書其說尤誕矣

是月也繼長增高母有壞墮母起土功母發大衆母伐大

樹

訂義註繼且增者謂草木盛蕃廡壞墮亦為逆時氣

母起母發為妨蠶農之事母伐亦為逆時氣疏是月草木蕃

廡王者施化當繼續長發之道謂勸民長養增益高大之物謂勸其種植講義曰南之火

盛德在焉土之所恃以生者亦四季最王之時也起

土功則非所以滋土之氣而撫土之辰發大衆則妨

農桑之事而違其時代大木則逆其生理壞其成材

故也

是月也天子始締

訂義註初服暑服嚴陵方氏曰締以涼而可以禦暑

裘以溫而可以禦寒孟夏者暑之始也故言始締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冬者寒之始也故言始裘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

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

訂義註命重敕之命司徒急趨於農也縣鄙鄉遂之

屬主民者也王居明堂禮曰毋宿於國疏按地官遂人職云五家

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鄙五鄙為都五都為縣縣有二

千五百家鄙五百家大遂之屬今云鄉遂之屬經有云遂屬舉遂以包鄉者故鄭兼云鄉也

疑義註今月令休為伏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訂義註驅獸為傷蕃廡之氣陳氏集說曰夏獵田苗

正為驅獸之害禾苗者耳與三時之大獵自不同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訂義註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
彘水畜陳氏集說曰登司之於場也嚴陵方氏曰以
以彘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雞嘗黍者以木生
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勝木也季秋以犬嘗稻
者以金合金也夫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
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先薦寢廟見仲春解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訂義註聚畜者蕃庶之時毒氣盛舊說云靡草蓀亭

昭文張金五宮定續經解

薶之屬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
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

非出輕繫崇寬

疏靡草無文故引舊說以明之葶薶之屬以其枝葉靡細故云靡草引祭

統以下者證此月不當斷薄刑決小罪山陰陸氏曰神農始嘗百草木

一日遇七十毒得穀以養民得藥以攻疾藥所以毒
之故聚畜在孟夏穀所以亨之故收斂在孟秋所謂
亨毒亨之以溫涼毒之以寒暑謂之靡草者以其靡
故至是而死蔡邕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為春熟為秋
薄刑謂若不應五刑其刑薄麗於五罰之類鄭氏引
草艾則墨蓋非是然則斷薄刑決死罪出輕繫是亦

仁義是乃所以繼長增高也且言靡草死麥秋至而後言斷薄刑決小罪蓋亦因時順氣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疑義註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

服同婦疏乃收繭稅者謂既受內命婦獻繭乃收外命婦如少者為賦之均齊桑多賦多桑少則賦少貴賤長幼如一者貴為公卿大夫之妻賤為士之妻長幼謂婦老幼無問貴賤長少出之時齊同如天子郊廟之服內稅十而稅一也所稅之物以供給天子郊廟之服內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命也婦獻繭於后妃者以其經云后妃獻繭於王者祭義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於夫是夫以人獻繭也云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既以人獻繭更別云收繭稅故以助祭也皇氏云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祭服以助祭也皇氏云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蠶則繭當悉輸於公所以助祭也皇氏云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祭也皇氏云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也今謂夫助祭之服當公家所為故禮再命受服言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祭也皇氏云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入於己所以有稅之者但稅寡少故有祭服以助祭也皇氏云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故輸繭稅以供造之稅寡少故有祭服以助祭也皇氏云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知所收近郊稅者載師云近郊如十一國公桑在國北近郊故知以收近郊稅者載師云近郊如十一國公桑在國北近府云九賒者以國為之息國服謂國家貢賦服事在上各有限等謂之國服言貴賤長幼出繭稅俱以十一等限齊同故云國服同其受桑則貴賤異也貴者桑多賤者桑少為皆計繭為稅十一之稅也

廷華按廬陵胡氏曰鄭謂后妃受內命婦獻繭非也

據經云后妃獻繭則獻於王矣鄭以祭義云世婦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夫人是夫人不獻故云后亦不獻案天子尊於后妃若諸侯與夫人敵體也不可以為比又祭義云世婦獻繭於君則夫人不可獻也此不云世婦獻繭於天子則后妃自獻無疑也則註疏之舛明矣又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是后之蠶有外命婦在也但自后以下之親蠶各以供其祭服此註謂外命婦蠶其夫亦當有祭服是也外命婦之蠶所出幾何為祭服外又焉得有餘以給十一之稅耶又據地官閭師云任嬪婦以女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事共布帛又據天官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註謂嬪婦所貢絲又據太宰九職七曰天嬪婦化治絲泉䟽以嬪為國中婦人則亦止民婦有絲稅耳外命婦未聞有繭稅亦未聞有十一之制也國服之息泉府案詳之或謂外命婦不盡與公桑則自蠶亦應有稅不知外命婦之桑出之代耕之公田何稅之有是月也天子飲耐用禮樂

訂義註耐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飲蒸

此言用禮樂互其文

疏耐音近稠稠醴厚故為醇也詩豳風云為此春酒至此始成

以用禮樂故飲之於朝正尊卑故左傳云朝以帥長幼之序若漢嘗耐及春秋見於嘗耐皆謂在廟祭而

獻耐與此別也孟冬云大飲蒸此言用禮樂明孟冬亦用禮樂故云互其文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救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槁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訂義註苦雨五穀不滋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入保金氣為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蚤枯長日促水敗城郭亥之氣乘之必以蝗蟲為災者寅有啟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疏苦雨救來天災五穀_不滋地災四鄙入保人災也草木早枯地災後乃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大水敗其城郭天災此二句共為一事也蝗蟲為災及秀草不實地災暴風來格天災也嚴陵方氏曰陰氣之所召故苦雨救來謂之苦則以極備而為人所苦故也與詩所謂甘雨異矣夫雨固足以滋五穀然至於苦則適所以傷之故言五穀不滋也四鄙入保者與小國入保同義鄙則邑之在外者保則城之在內者人自外入內而為害則象秋氣之斂藏故也以至季夏季冬所言其義亦若是而已或肅殺之氣故草木蚤落大水敗城郭則以冬德之所在故也蝗之為蟲殘物之末不傷其本春則木盛之時也故行春

禮記疑義卷十六
今則蟲之為災者特殘其末而已春於方為東東方
生風故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則以盛於末故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禮記疑義卷十六

月令第三冊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訂義註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疏
案三統曆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昏氐二度中去日
一百一十九度旦室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
度昏房二度中六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奎十一度中
元嘉曆五月五日在井三度昏角十度中旦危九度
中五月中日在井十八度昏氐五度中旦室五度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訂義註蕤賓者應鐘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

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周語

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疏應鐘律長四寸

十上生蕤賓三分益一取應鐘三寸更益一寸為四寸其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各三分之則一寸為八

十一分也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各三分之則一寸為八

六十其整十一為八十一分以六十為八十一之

百四十一分更三分益一分有八十七分更以四

七益前一十四十一分益一分為一十八分是為積

分之二數除之為寸除八十一分則二百六十二分

二寸益前四寸為六寸餘有二十六分不成寸二故云

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律何亂云乾九四十六也引周語曰以

復陰生陽中為始各應其時所以安靜神人也陰生

為主陽謝為賓賓主之象獻酬之禮獻酢又酬之陰

下者證蕤賓之律何亂云乾九四十六也引周語曰以

陽代謝之義也

廷華按何說迂遠姑存之

小暑至螳娘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螳娘蝶蛸母也鵙搏勞也反舌

百舌鳥疏葉釋蟲云不蠅蠅娘也孫炎云蠅娘蛸娘一

名不蠅李巡云其子名蠅蛸則蝶蛸故云蠅娘蛸娘一

言云潭魯以南謂之蠅蛸三河之域謂之蠅娘蛸燕趙

之際謂之食龍齊杞以東謂之鵙然名其子同云

之候五月則鳴地也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云百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禮記卷五

禮記卷五

禮記卷五

當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是以知蝦蟇非反舌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今人識之故不從緯與俗儒也或蝦蟇舌性自然不必為反舌也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駢載赤旗衣赤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麤

訂義註明堂太廟南堂當大室也嚴陵方氏曰萬物生於春而長於夏故於形色如此先王裁成之道亦養之使成而已

養壯佼

訂義註助長氣也疏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以盛夏長養之時故養壯佼之人助長氣也山陰陸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氏曰夏養壯佼冬養耆老可知蓋大化有四春生夏壯佼秋老冬死亡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鐘磬祝敎

訂義註為將大雩帝習樂也修均執調飭者治其器

物習其事之言疏修者修理舊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持營為調和音曲飭者整頓器物故云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也

疏案周禮小師註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搖之旁耳還自擊鄭註詩云小鼓在大

鼓旁應鞀之屬也鞀鼓者則周禮鼓人職掌六鼓雷

鼓鼓神祀之屬也劉熙釋名云鞀導也所以導樂作

鞞裨也裨助鼓節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廓琴者釋樂云大琴之謂離孫炎云聲留離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劉熙釋名云施弦張之瑟者釋樂云大瑟謂之灑孫炎云音之樂布如灑出郭景純云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弦管者釋樂云大管謂之箎音驕郭景純云管長圓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為箎六孔鄭註周禮云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簫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郭景純云編二十二管長尺四寸鄭註周禮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錫所吹者劉熙釋名簫簫也干盾也戚斧也戈鉤了戟羽鳥羽周禮

昭文張金五宮寫定續經解

羽舞皇舞之屬是也竽者鄭註周禮云竽三十六簧釋名云竽汙也其中汙空笙者鄭註周禮云十三簧釋樂云大笙謂之巢郭景純云列管瓠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釋名云笙生也象物出地所生箎者釋樂云大箎謂之沂郭景純云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廣雅云八孔鄭司農註周禮云箎七空釋名云箎啼也聲如嬰兒啼簧者竽笙之名也氣鼓之而為聲釋名云簧橫也于管頭橫施之鐘者樂釋樂云大鐘謂之鏞釋名云鐘空也內空受氣多磬者釋樂云大磬謂之鞀音鞀

以玉石為之釋名磬磬也聲堅磬磬然祝者釋樂云
所以鼓祝謂之止郭景純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
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
椎名教者釋樂云所以鼓教謂之甄郭景純云教如
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錡刻以木長尺櫟之嚴陵方
氏曰絲竹之器文必均調調餘質修飭之而已馬氏
曰簫植簧於柶筚篥植簧於發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
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訂義註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

昭文張金五宮為定續經解

水始所出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
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自鞞鞞至祝教皆作曰
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古若句
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
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
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

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

疏以四月純陽用事故云陽氣盛而恒旱故雩

禮此月為雩縱令雩祭時不早亦為雩祭云雩以吁

嗟求雨之祭者以雩音近吁又女巫巫職云凡邦之大

災歌哭而請歌哭則吁嗟之類早又是大災故須吁
嗟求雨註春秋者以雩為遠謂遠為百穀求雨云百
辟卿士古者上古句龍后稷之類也者百辟則古之
上公則國語縣為崇伯而禮記祭法有祀之文社稷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五祀雖為王朝師士兼帝上公之官故左氏云封為	上祀雖為貴神是身為百辟又為卿士案左傳有社	稷五官今直云若句龍后稷不云句芒蓐收之等舉	有益於民功之顯者言之引春秋傳曰龍見而雨者	欲明正雪在四月不在五月也云凡周之秋三月之	中旱亦修雪禮以求雨者釋此經大雩之雩是帝雩故	為五月不雨修雩祭作記者言五月之雩是帝雩也	記之於五月也云天子雩上帝者以此云大雩帝也	云諸侯以下雩上公者凡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御	士是也云周冬及春夏雖早禮有禱無雩者案春秋	周七月八月九月皆雩書雩穀梁不識成七年冬大	雩是冬無雩也穀梁云無為雩是識其冬雩是冬無	雩也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無雩文春夏	不雩雖旱不為修雩之祭其周季夏則有正雩則龍	見而雩是也案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傳云雩書不時	服註云雩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言大別山川之雩	也雩十一年秋八月大雩七年秋九月大雩成公	三年秋大雩七年冬大雩襄五年秋大雩傳曰旱八	年九月旱大雩旱傳曰旱十六年秋大雩十七年秋	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昭十七年秋
----------------------	----------------------	----------------------	----------------------	----------------------	-----------------------	----------------------	----------------------	----------------------	----------------------	----------------------	----------------------	----------------------	----------------------	----------------------	----------------------	---------------------	----------------------	----------------------	-----------------------

八月大雩傳曰旱六年九月大雩傳曰旱二十四年秋大	雩十六年秋九月大雩傳曰旱二十四年秋大雩	雩傳曰旱二十五年秋七月辛大雩季辛又雩傳	曰秋書再雩旱甚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十二年秋大雩雩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	年秋大旱莊三十一一年冬不雨雩二年冬十月不雨	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傳曰自十月不	雨至於五月不雨曰旱不為災文二年自十月不	雨至秋七月十月不雨自正月不雨至秋七月不雨三	年云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是春秋之中不雨有	七大旱有二大雩有二十一都并有三十莊三十一	年冬不雨以冬時早氣已過故不教雩二十一年夏	一月早宣七年秋大旱二旱災成故不教昭二十三年	秋大雩亦一時之事而為二雩一雩不教成七年冬	大雩穀梁云冬無為雩明亦不教三十之中去此六	事不教唯有一說雩禮是一就部也雩三年冬十月	五年秋大雩說雩禮是一就部也雩三年冬十月不	雩二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說雩禮是二部也文	二年文七年三月皆云正月不雨說雩禮是二部也文
------------------------	---------------------	---------------------	----------------------	----------------------	-----------------------	----------------------	---------------------	-----------------------	----------------------	----------------------	----------------------	-----------------------	----------------------	----------------------	----------------------	----------------------	----------------------	-----------------------

禮記卷之六 月令

雩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說旱而不為災是三部也此三部中有七條說廢疾云
 四去七條餘有十七條說旱氣所由故鄭說廢疾云
 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鄭說云分為四部各有義
 焉是其事也凡正零在周之六月常事不書書秋大
 零禱不云旱者皆通零也傳云旱者皆為旱修零也
 零書月者為修旱零得禮故定元年穀梁傳曰零月
 君不舉註云秋大零非正也按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
 二十一年夏大旱未至建未而為災者若霧露沾濡
 壟中有苗雖歷時不為災也文二年十年十三年自
 也無霧露沾濡壟中無苗雖未至八月則為災故僖
 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穀梁說云得雨曰零不得雨
 曰旱公羊說言零則旱見言旱則零不見此二家之
 說不同鄭說廢疾從穀梁之義零之與禱所以異者
 考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
 所食邑又倍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
 九零必先禱故此經云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
 大零帝是也禱者不零僖公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
 正月夏四月直為禱祭不為零以非零月故不零案

其說多自為齟齬將欲零祭故先命有司為祈祀山
 川百源為將零之祈重民之義也故先為民大零帝

用盛樂者為民祈穀後天子乃大零天帝用上鞞鞞
 之等故云用盛樂乃命百縣零祀百辟卿士者謂天

子既零之後百縣謂諸侯也命此諸侯以零祀古之
 百辟及卿士等生存之日能立功有益於人者

疑義註零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疏云零帝為謂壇

之帝者以零是祭天當從陽位以五天總祭不可偏
 者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也以春夏秋冬共成歲功不

可偏祭故零五精之帝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正當以
 人帝配之大皞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黃帝配含

樞紐少皞配白招拒顛頊配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
 也云凡他零用歌舞而已者案女巫云早樸則舞零

禮記卷之六 月令

禮記卷之六

是用歌舞正零則非唯歌舞兼有餘樂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是也

拜華樂帝亦昊天上帝言五帝者註之積悞也上詳吁

嗟說鑿遠字較可然亦未的以無考姑並存之上公

說同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訂義註雛以嘗黍不以牲穀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

之主也含桃櫻桃也疏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薦之蔡氏以為此時黍新熟今蟬

鳴黍是也樂月令謂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於時薦

疑義註此嘗雛也疏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

櫻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廷華樂此承上以嘗黍言重穀故嘗之雛何必嘗曰

嘗雛悞也又上明言登黍則就熟者言可知曰舊黍

曰未熟是不可解且舊黍亦何必嘗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闕市毋索挺

重囚益其食暴步卜反

訂義註毋艾藍為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

曰五月啓灌藍蓼燒灰為傷大氣也火之氣於是為

盛火之滅者為灰毋暴布不以陰功干大陽之事毋

閉毋索順陽敷縱不難乃旦物挺猶寬也疏別種藍

叢生若及早栽移則有所傷損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移布散引小正啓灌藍蓼者證此月養藍能代云

灌謂叢生也言開闢此叢生蓋募分移使之稀散疏蔡云門謂城門閭謂二

十五家為閭闔市無索者闔市停物之所商旅或隱

藏其物以避征稅是月從長之時故不搜索其物益

其食挺重囚連文皇氏以為增益囚之飯食義當然

也熊氏以為益羣臣祿食其義非也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訂義註別羣孳妊之欲止也繫者為其牝氣有餘相

蹄齧也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庾人職曰掌十有二

十閑之政教以阜馬伏特教駝攻駒此之謂也疏庾人職

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案按人職云天子十有二閑請侯六閑大夫四閑每閑馬有二百一十六匹又阜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馬伏特教駝及駒註云阜盛壯也鄭司農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駝立謂逆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

駝駝始乘習之攻駝駝其蹄齧者嚴陵方氏曰別郡者以陰生不欲

耗陽也山陰陸氏曰言牝則牡可知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

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百官靜事

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訂義註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掩猶陰醫

也躁猶動也今月令毋躁為欲靜進猶御見也聲謂

樂也滋味致和為其氣異此時傷人節且定者微陰

扶精不可散也毋罰刑者罪罰之事不可以聞晏安

也陰稱安疏長至者謂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大史
漏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
也死生分者分半也陰氣既起故物半死半生蔡云
感陽氣長者生於陰氣成者死故於夏至日相與分
也蔡氏云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在位士也齊戒所以
敬道萌陰也處必掩身處猶居也掩身隱翳也陰既
始萌故君子居處不顯露恐干陰也毋躁者躁動也
既不動顯露又不得躁動宜靜以安萌陰也鄭引今
月令毋躁為欲靜欲靜則毋躁之義止聲色者歌樂
華麗之事為助陰靜故止之無或進者進御見也既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止聲色故嬪房不得進御侍夕也亦為微陰始動不
可動於陰事也蔡云方齊戒故止色內御之屬勿或
有所進也上從君子齊戒以下至無刑以上皆是清
靜止息之事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謂初感安
陰若不清靜則微陰與人為病故須定之王肅及蔡
氏皆云宴為以安定陰陽之所成

疑義註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
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其道也疏案易緯通卦驗云
夏至人主從八能之

士或調黃鐘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
行或調歷律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註從八能之
士謂選於天下人眾之中取其習曉者而使之調黃
鐘者懸黃鐘於子其以大小之差展其聲調六律者

月令

卷之三

六律管陽也又有六宮為之合管有長短吹之以調
 樂氣之聲調五音者金為鐘革為鼓石為磬竹為管
 絲為弦皆不調調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弘言調者
 聲少變故不調調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弘言調者
 凡黃鐘六律之聲五音之動與神靈之氣通人君聽
 之可以察己之得失而知羣臣賢否調五音者五行
 謂五英調律歷者律曆謂六莖也調陰陽者謂雲門
 成池調正德所行者謂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此鄭云
 五英調顯頊樂名云六莖者樂名云從八龍之士
 註云從就也謂人主八能之士與習樂之處而觀之
 作樂五日者謂日至之前豫前五日令八能之士習
 作其樂以迎日至樂緯協圖徵亦云從八能之士今
 月令於日至止聲色與諸緯文違故云非其道必知
 其緯文作樂為是者以周禮大司樂冬至祭天圜丘
 夏至祭地方澤者有作樂之文
 不得云止樂故知月令非也

廷華案此記本有至理烏得以緯說亂之且古王者
 亦無無事作樂之理也疏以夏至祭方澤言似矣抑

昭文張金五言寫定續經解

不知此為燕居言節欲定心之義大祭非聲色之事
 不可以彼例此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訂義註又記時候也半夏藥草木堇王蒸也疏釋草

槿櫛木槿郭氏云別二名可食或呼陳氏集說曰解

脫也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
 陵可以處臺榭

訂義註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也居高明以
 下順陽在上也高明謂樓觀也閣者謂之臺有木者

謂之榭案疏釋宮云閣謂之臺李巡云積上為之所
以觀望郭景云積土四方又云無室曰榭李巡云但
有大殿無室名曰榭郭景云榭之今之堂蝗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
五穀晚熟百螿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
早成民殃於疫

訂義註雹凍子之氣乘之也陽為雨陰為脅之凝為
雹盜賊攻劫亦雹之類晚熟卯之氣乘之也生日長
滕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為害草木零落酉之氣
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為天獄主殺早成者生日短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疫者大陵之氣來為害也疏草木零落果實早成地
災也民殃於疫人災也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訂義註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疏

案三統曆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去日一

百一十九度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昏箕

三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胃十四度中元嘉曆

六月節日在井三十二度昏房四度中旦東壁八度

中六月中日在柳十二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二度

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訂義註林鐘者黃鐘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季

夏氣至則林鐘之律應周語曰林鐘和展百物俾莫

不任蕭純恪疏樂律曆志黃鐘長九寸三分去一下

證林鐘之義故周語云林鐘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蕭純恪案註云坤初六也林衆象蕭連純大恪敬言時

務和審百事無有詭詐使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而大敬其職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訂義註皆記時鷹學習謂攫搏也夏小正曰六月鷹

始擊螢飛蟲螢火也疏攫謂以是取物搏謂以翼擊物云螢飛蟲者案釋蟲云螢火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即昭李巡云螢火夜飛 疏蟋蟀居壁者此物生於土

中至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在野案爾雅云蟋蟀

蚤也孫炎云蜻蛉也梁國謂蚤郭景純云今促織蔡

以為蟋蟀斯蚤非也鷹乃學習者於時二陰既起鷹

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搏擊之事案鄭志焦氏問云

仲秋鳩化為鷹仲春鷹化為鳩此六月何言鷹學習

乎張逆答曰鷹雖為鳩亦自有真鷹可習矣腐草為

螢者腐草此時得暑溼之氣故為螢不云化者蔡氏

云鳩化為鷹鷹還化為鳩故稱化今腐草為螢螢不

復為腐草故不稱化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麤

訂義註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鼈命澤人納材葦

訂義註四者甲類案蛟鱗屬曰甲秋乃堅成周禮曰

秋獻龜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

以為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

此似誤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尊之

也龜言登者尊之也鼉鼈言取羞物賤也鼉皮又可

以冒鼓蒲葦之屬此時柔又可取作器物也疏引周禮秋獻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龜魚是獻人職文云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者是龜人職云引之者證作記之人謂此禮是周之秋

八月當夏之六月故誤書於此言記之者非也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

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詞宗廟社

稷之靈以為民祈福

訂義註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

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

有常民皆當出力為艾之今月令四為田牲以供祠

神靈為民求福明使民艾芻是不虛取也疏案周禮

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又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柴薪柴亦出於山林川澤者知百縣非諸侯

而云鄉遂之屬以其取芻養牲不可大遠故知是畿
內鄉遂仲夏云乃命百縣零祀百辟卿士者兼外內
諸侯也此云鄉遂之屬者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秩
常釋詁文云今月令四為田者令田監大夫合秩芻義
亦通也為民求福者雖是尋常事神因事神之時為
民祈福云是不虛取者若不為祈福浪使民芻是
在上虛取民力今還祈福與民民既以四監合其秩
芻以共皇天上帝其事既大又異於上故言是月自
命婦官至等給之度論黼黻文章給郊廟之祭祀之
服事異於上帝養犧牲故言是月自樹木方盛至則
有天殃論禁斷餘事助時生養亦事異於上故言是
月自土潤溽暑至土疆論上暑下潤奠地為宜事異
於上故復言是月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疑義註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

大微五帝

崇詳周禮

是月也命婦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
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
辨貴賤等給之度

訂義註婦官染人也采五色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
者當得真米正善也旗章旌旗及章識也

疏周禮婦官有典婦

功典象染人等此據染采故為染人染五色者鄭韋
周禮事名號故司常云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
象其號鄭註引士喪禮以緇廣三寸長
半幅質未長終幅織文為章詩是也

時命掌婦功之官謂染人也染此五色之采白與黑
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
章染此等之物必以舊法故事無得有參差貸是必
以此月染之者以其盛暑溼染帛為宜此是秦法也
若周則於夏豫浸治染纁玄之石至秋乃總染五色
故染人云夏纁玄秋染夏是也蓋從夏至秋皆得染
物周秦各用一時也此云黼黻文章下云黑黃蒼赤
互相備也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
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

昭文張金五言寫定續經解

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

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行下孟反

訂義註毋斬伐為其未堅刃也凡不可者土將用事
氣欲靜大事興徭役以有為發令而待謂出徭役之
令以豫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
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將持功者言土以受天雨
澤安靜養物為功動之則致害也孝經說曰地順受
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

疏土雖寄王四季但南方火生中央

土土生西方金火之間位當建未之月故云土將
用事氣欲靜也土神能吐生萬物成其農事故曰農
知土主稼穡者尚書洪範云土爰稼穡凡傳曰種曰
稼歛曰穡蔡氏云神農則炎帝非鄭義也言土以種曰

解所以祀天殃之義也云動之則致害災者若動地則致天災害是地曰天也云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者引孝經說證地受天澤為成已功也地體卑順故受天之雨澤而體得謙虛開張也云含泉任萌滋物歸中者亦孝經說也既謙虛開張故能疏發含於水泉任萌一切之物並滋繁而歸地中也

令者發動徵召之令也而待者謂時未順而豫動召以待後時乃使也以妨神農之事者解所以不豫發令也神農者土神也爾時土神用事若逆令召民民驚心動是妨土神之氣事也六月主未未直東井東井是水故六月而水潦盛昌也神農將持功者神農猶土神也土神本受天雨澤水潦以為生養之功此月多水故土神方得持功也舉大事則有天殃者神

昭文張金五宮定續經解

農方持功若人君有舉大事於養氣者非唯神農罪之則天亦殃罰之也犯上而天罰之者地受天澤得以含養今若干地則是干天也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熟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訂義註潤溽謂塗溼也薙謂刈地芟草也此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殺草職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可糞可美土潤溽膏澤易行也糞美互文耳土疆強

藥之地

疏引莊人證芟草時節案莊氏云春始生而

以鎡具斫其生者夷之以鉤鑣迫地芟之也若今取

芟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熟芟之以如欲其化

則以水燻之者謂先以火焚燒其草在後以水浸

漬之變此塔地為肥故云水火變之先火後水而云

之使肥易也蔡前云潤溽則土之膏澤易行故可糞

相合也云糞美互文耳者亦可以美田時可以糞土

疆故言互文也云土疆強藥之地者強是不軟藥是

穉闕也並謂礫礪磊砢之地也草

人藏云疆藥用黃疆藥強聖者也

昭文張金五宮寫定續經解

井井主水大雨時行土既潤溽又大雨應時行也不

云降降止是下耳欲言其流義故云行行猶通彼也

蔡云大雨時行行降也從土溽以下皆為下句燒雜

謂迫也芟除草名也周禮立其官使除田草也五月

夏至芟殺暴之至六月合燒之故云燒雜也行水者

其時也大兩時行行於所燒田中仍壅遏蓄之以漬

燒雜故云行水也利以殺草者利益也先芟後燒又

蓄水漬之即草根爛死是利益得殺田中之草也如

以熱湯者日暴水於爛草田中水熱而沫沸如熱湯

漬之也糞壅苗之根也蔡云殺田曰田麻田曰疇言

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可以美土疆者疆者疆藥磊

砢難耕之地此月亦可止水漬之乃壅糞之使田美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效民乃遷徙行秋令則
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
蚤鷺四鄙入保

訂義註穀落風效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辰又在巽
位二氣相亂為害遷徙象風轉移物也水潦戌之氣
乘之也九月宿直奎奎為溝瀆溝瀆與此月大雨并
而高下皆水禾稼不熟傷於水也女災含任之類敗
也風寒不時丑之氣乘之也鷺者得疾厲之氣也入
保象鳥雀之走竄也都邑之城曰保疏案易林云震
主庚子午巽主
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己卯酉艮
主丙辰戌兌主丁巳亥是未屬巽也疏穀實鮮落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鮮少墮落由風多故也或云以夏名春氣初鮮絜而
逢秋氣肅殺故穀鮮而墮落也此地災也國多風效
此是天災也民乃遷徙是人災也丘隰水潦及禾稼
不熟此地災也以其水氣多故也乃多女災人災也
亦為水傷含任也以丑未屬巽十二月建丑得巽之
氣故為風又建丑之月大寒中故多風寒此天災也
鷹隼蚤鷺季夏地氣殺害之象地災也
中央土其日戊己

訂義註火休而盛德在土也戊之言茂也己之言起
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為之佐至此萬物皆

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故因以為日名焉
夫四時五行同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
氣是輕虛所以麗天物體質碍所以屬地四時係天
年有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
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
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輒寄一十八日也
雖每分寄而位本末宜處於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故
在此陳之也

疑義疏案考靈耀春則星辰西遊謂星辰在黃道之
西遊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東至季春之月星辰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黃道復其正處日依黃道而行是春夏之間日從黃
道夏則星辰北遊謂星辰在黃道之南至季夏星辰
入黃道復正位日依常行黃道至夏秋之間日從黃
道也秋則星辰東遊謂星辰在黃道東遊也日依常
行黃道之西至季秋星辰入黃道還復正位日依黃
道而行至秋冬之間日從黃道也冬則星辰南遊日
依常行在黃道之北至季冬星辰入黃道還正位日
依常行黃道至冬春之間日從黃道也鄭註洪範云
四時之間合於黃道也月之行道與日同故云月為
之佐也

廷華案西遊北遊即四遊義按詳孟春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訂義註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

疑義註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后土亦顓頊氏之子

曰犁蕪為土官疏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龍

而為犁者以句龍初為后土後轉為社后土官闕犁則蕪之故鄭註大宗伯云犁食於火土以宗伯別云社稷又云五祀句龍為社稷神則不得為五祀故云犁蕪也云○案詳周禮

其蟲倮

訂義註象物露見不隱藏疏大戴禮及樂緯云鱗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鱗為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為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為之長云

昭文張金五言寫定續經解

象物露見不隱藏者以仲夏云可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至六月土王之時物轉壯大露見不隱藏也

疑義註虎豹之屬恒淺毛疏云虎豹之屬恒淺毛者諸鄭之所云皆據四時之

物與鱗羽毛介相似者言之不取五靈之長故中央不言人西云狐貉之屬東方蕪言蛇北方蕪言鼈是

不取五靈也

廷華按虎豹淺毛說詳地官及考工此倮自當以人

及蛙蟪之屬言不取五靈亦阿鄭說之曲耳

其音宮

訂義註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

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樂記曰宮亂則荒其

君驕疏案律歷志云五聲始於宮陽數極於九九九相乘故數八十一以五聲中最尊故云以其最

濁君象也

律中黃鐘之宮

訂義註黃鐘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其終於六十為季夏之氣至則黃鐘之宮應禮運曰五聲

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

疏不云黃鐘律最長而云黃鐘之宮最長者唯黃鐘宮聲

於諸宮最長故云之宮也云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於六十者故黃鐘之調均則黃鐘為宮黃鐘生林鐘為徵林鐘生大蕤為商大蕤生南呂為羽南呂生姑洗為角此是黃鐘一調之五聲凡十二律各有五聲則總有六十聲故云終於六十聲禮運更其詳之云季夏氣至則黃鐘之宮應者謂季夏土聲與黃鐘之宮聲相應以其非實候氣故不云黃鐘之律應或本云律應者誤也引禮運還相為宮者證十二律循環為宮聲調則具疏黃鐘之宮於諸宮為長季夏而此經得黃鐘之宮

昭文張金五言寫定續經解

土王其聲最重謂土之聲氣應此黃鐘之宮聲非黃鐘一非聲也故詩云律中黃鐘之宮也黃鐘候氣之管本位在子此是黃鐘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但土無候氣之法取黃鐘宮聲以應土耳非候氣也故賀陽云黃鐘是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正月以土義居中故虛設律于其月實不用候氣也十二律互相為宮據律主言之也崔靈恩云凡陰陽之管合有十二律律各為一調迭相為宮而生五聲合而成樂黃鐘宮最長為聲調之始十二宮之主宮音者是五音之長故與黃鐘之調宮聲相應此論宮聲相應非論候

此月氣之相應耳是以註云季夏氣至則黃鐘之宮
應不直云黃之律應也然則直言律應不言宮者明
主為所候之氣應也直言律中黃鐘之宮不言律應
者明謂中央土相應聲與黃鐘為宮音相應非為氣
應也故鄭引禮運云迭相為宮以證之也四時之律
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
為五二者為無別候土氣之管是也土無候氣之管
者以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也唯
以四行末十八日為土之氣也蔡氏及熊氏以為黃
鐘之宮謂黃鐘少宮也半黃鐘九寸之數管長四寸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五分六月用為候氣案六月林鐘之律長六寸七月
夷則長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於六月
候之乎又土聲最濁何得以黃鐘半聲相應乎蔡熊
之說非也

其數五

訂義註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為本

其味甘其臭香

訂義註土之臭味凡甘香者皆屬之

其祀中雷祭先心

訂義註中雷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復

昭文張金五言寫定續經解

穴是以名室為雷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
 肺至此心為尊也祀中雷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
 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也皆如祀戶之禮
 疏鄭意言中雷猶中室乃是開牖象中雷之取明則
 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矣故喪禮云浴於中雷既
 於牖下明中雷不闕牖下也主中央而神在室者所
 以必在室中祭土神之義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
 室之中矣祀中雷是明中雷所祭則土神也故社註春秋
 云在家則祀中雷在野則為社也又郊特牲云家主
 中雷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雷神也云古者復穴是以
 名室為雷云者解所以謂室中為中雷之由也古者
 謂未有宮室之時也復穴者謂窟居也古者窟居隨
 地而造若卑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為復言於
 地上重復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為穴其形
 當如陶竈故詩云陶復陶穴是也故毛詩陶其土而
 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云復者復於土上為之鑿地
 曰穴皆如陶然故庾蔚云復謂地上累土謂之穴則

穿地也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雷雨之氣是以後因名
 室為中雷也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氣心次之肺
 至此心為尊也云祀中雷之禮設主於牖下者開牖
 象雷故設主於牖下也五祀皆先席於室之奧此不
 言者前祀戶註已備也此別設主當廟室牖內之下
 北嚮也云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
 他皆如祀戶之禮者亦祭竟徹
 之更陳鼎俎迎尸如祭尸也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
 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閔

訂義註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
 之制而飾之以黃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器圜者象
 土周布於四時疏案考工記云周人明堂東西九筵
 南大九步凡室二筵則五室並皆二
 筵無大小也今中央室稱大室者以中央是土室土
 為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大以夏月大室則四旁之室

禮記卷之六

月令

禮記卷之六

皆南北四步東三西三亦應土室在中室南北四步東
之室也但文不具耳云大路設路者明堂位文也形
制似殿之路者但服色尚黃飾之黃耳四時用鶯路
此用大路者以土五行之主故取尊大之名乘殿之
大路又尚質之義春有青蒼兩色夏有朱赤二色此
及秋唯不言之耳牛土畜者按易乾為馬坤為牛又五
涉故不言之耳牛土畜者按易乾為馬坤為牛又五
行傳云思之不睿則有牛禍是牛屬土也云器園者
象土周布於四時方則有所不足園則無所不覆故
云象土周布於四時云
闕讀如絃絃謂中寬者

疑義註者闕讀如絃絃謂中寬象土含物

疏祭義云天子冕而

朱絃故讀從此絃謂組上屬於冕屈從顛下度而還
上屬於冕以中央寬緩象土之含物也故云中寬象
土含物也

廷華按中寬未的意闕當作宏宏大也並以疑存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訂義註孟秋者日月會於鷄尾而斗建申之辰也疏

案三統曆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昏斗四度中去日

一百一十四度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

昏斗十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井初度中元

嘉曆七月節日在張五度昏箕二度中旦胃二度中

七月中日在翼十度昏斗三度中旦昴七度中

其日庚辛

訂義註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

道成熟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人因以為日名

焉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訂義註此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蓐

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為金官

疏案此秋云其帝少皞在西方金位左傳昭元

年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胎稱金天氏與少皞金位相當故少昊則金天氏也又

帝王世紀少皞帝號曰金天氏云少皞氏之子曰該為金官者案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云少皞氏之子

該又云該為蓐收是為金神佐少皞於秋蓐收者言秋時萬物推蓐而收斂

其蟲毛

訂義註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出

其音商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

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

則波其官壞

疏案律歷志云徵數五十四三分之則一分有十八今於徵數五十四有四更加

十八是商數七十二也凡五聲濁者尊清者卑商音之濁次於宮宮既為君商則為臣故云以其濁次宮

臣之象也引樂記云者證商為臣之義云商亂則波者謂之商聲足以感動人心今情性傾波既不正是

以官司敗壞者也

律中夷則

訂義註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之所

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厘五分寸之四百

五十一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

疏大呂長

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十三分寸去一
夷則故夷則律長五寸七厘四分寸之九分寸去
十一也六寸去二十餘有四寸在又大呂一寸為二
百四十三分寸今每寸更三分之則一寸為七百二十
九分兩箇整寸總有一千四百五十分八分其大呂二
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十五分此八分則總為一
千七百九十去其一分五分九十分作三分則每一分
得五百九十去其一分五分九十分作三分則每一分
十在是其積分以七百九十分在故云夷則律長五寸七
五寸餘有四百五十一分在故云夷則律長五寸七
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分在故云夷則律長五寸七
夷則之義樂周語註云乾九五用是夷則語以下者證
法度平政可詠歌九功
功之法平民使不貸也

其數九

訂義註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辛其臭腥

昭文張金五言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屬焉

其祀門祭先肝

訂義註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

秋為陰中於藏值肝肝為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

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

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疏祀之先祭肝者以陰氣始

於五月終於十月其七月八月為陰之中故云秋為

陰之中其陽氣始於十一月終於四月正月二月為

陽中故正月云春為春中然陰中之今五藏肺最在前心

之時兼有陰亦是陰陽之中也今五藏肺最在前心
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腎為後肝在心肺之下脾腎之
上故云於藏值肝然脾在肺心肝之下腎之上則
上有肺心肝下唯腎不當其中而云春為陽中於藏
值脾者但五行相次水則次木故春總於冬腎後則

次脾其火後則次土土後乃次金故秋不得繼夏由
隔於土土由此脾不得繼肺隔於心也為此肝之上
有肺有心脾之下唯有腎俱得為藏之中也云北面
設主於門左樞者謂廟門外左樞北面以在門外故
主得南嚮而北面設之云乃制脾及肺心為祖奠於
主南設盛於俎東者皆約中雷禮文也具他皆如祭
竈之禮也謂祭心脾肝各一及祭
體三并設席於奧迎尸之屬也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蜩謂蜺也鷹祭鳥者將

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戮之

而已疏案釋蟲云蜺寒蜩郭景純寒蜩也似蟬而小
青赤云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者謂鷹欲食

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與人祭食相祭似猶若供
祀先神不敢即食故云示有先也云既祭之後不必

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者以經用始行戮不據
事以經唯記時候謂鷹祭鳥之後殺鳥不必盡食猶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若人君行刑但戮之而已以人君行戮
明鷹之殺言鷹於此時始刑戮鳥之事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旗衣白衣服白玉

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訂義註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戎路兵車也制如

周革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鬣曰駱麻實有文理屬

金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象金傷害物入藏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

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訂義註謁迎告迎秋者祭於西郊之北也軍帥諸將

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屬兵簡練然後專任有功以征不義
詰誅暴慢以命好惡順彼遠方

訂義註征之言正也伐也詰謂問其罪窮治之也順
猶服也嚴陵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知
足以帥人而先謂之帥士言其人兵言其器選士則
人無不能於事屬兵則器無不利於用好惡得其明
則合天下之所順而無逆矣故曰順彼遠方必曰遠
方者柔遠能爾之意既曰征不義又曰詰誅暴慢者
蓋以征不義則言其道詰誅暴慢則言其事

昭文張金吾宮定續經解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
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
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羸創初
良反

訂義註順秋氣政尚嚴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
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創之淺者曰傷端猶正也肅嚴
急之言也羸猶解也山陰陸氏曰蔡邕曰皮曰傷肉
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也傷瞻之而已創然後察也
折視之而已斷然後審也且具瞻視察審如此非直
以傷創折斷深淺大小正其罪之輕重亦所以療之
也其療之也而愈則其罪又有末減者矣變司寇言

理亦以此言必取必於理也前所言刑而已此又以
其情取必焉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訂義註黍稷之屬於是始熟疏案仲秋云以犬嘗麻
今不云牲者皇氏云不云牲記文略也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牆垣

城郭坏步
回反

訂義註命者順秋氣收斂物備者備八月也八月宿
直畢畢好雨修坏象秋收斂物當藏也

是月也母以封諸侯立大官母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昭文張金五宮定續經解

訂義註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嘗並秋而禁封諸侯

割地失其義疏案祭統古者於嘗也出田邑嘗謂秋
祭於此嘗祭之時王者割出田邑以與

諸侯今正昆嘗祭之月而禁封諸侯及割地之事故
云失其義也鄭唯偏云不封諸侯及割地失其義則
母立大官母行大使母出大幣
為得禮以其收斂之月故也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

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

不節民多瘡疾

訂義註陰勝亥之氣乘之也介甲也甲蟲屬冬敗穀

者稻蟹之屬戎兵者十月宿直營室營室之氣為害

也營室主武事旱者寅之氣乘之也雲雨以風除也

無實陽氣能生而不能成火者已之氣乘之也瘡疾

寒熱所以為者疏案越語云越伐吳王使王孫雄請

謂范蠡曰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瘡助天為瘡者不

祥今吳稻蟹無遺種子將助天為瘡乎註稻蟹謂蟹

食稻也案元命包云營室星十六度主軍之糧是主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中中旦觜觴中

訂義註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疏

三統曆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昏斗二十六度中去

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度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昏女

三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十一度中案元嘉曆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八月節日在翼十七度昏斗十四度中旦畢十六度

中八月中日在軫十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旦井九

度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訂義註南呂者大族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

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周語曰南呂者

贊陽秀物疏大族長八寸三分去一寸下生南呂三寸

在分一寸得三分二寸為六分更三分去一餘有四

分在以三分為一寸益前四寸為五寸仍有一寸在

故云南呂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也引周語曰以下

禮記卷六 月令

禮記卷六

事助成萬物贊佐也
陰注陽秀成物也

盲風至鴻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
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玄鳥燕也歸謂去

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羞謂所食也夏

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

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

為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熟

是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疏盲風疾風者望氏云
秦人謂疾風為盲風玄

鳥燕者釋鳥文玄鳥歸為仲秋之候玄鳥至不為仲
春之候由別與郊禘為候或可仲春時候非一故記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時候之中不載玄鳥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

君者凡鳥不遠在四夷而亦不以中國為居者他物

玄鳥之蟄不遠在四夷而亦不以中國為居者他物

僻之處非中國之所常見故云不以中國為居也

羞謂所食者樂夏小正云羞者進也若食之珍羞相

似故云羞謂所食者也云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

鳥者今樂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今云九月丹鳥

所見本異也丹鳥以白鳥為珍羞故云丹鳥羞白鳥

云說曰丹鳥也其謂之鳥者重其所養丹良是蟲乃謂

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所養丹良是蟲乃謂
之鳥是重其何物皇氏以為丹良是螢火今樂爾
未知丹良竟是何物皇氏以為丹良是螢火今樂爾
雅釋蟲郭氏等諸說皆不云螢火是丹良未聞皇氏
何所依據云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者月令
云羣鳥養羞夏小正說者云丹鳥羞白鳥是二者文異月
令云羣鳥夏小正說者云丹鳥羞白鳥是二者文異月

是孰
皇氏云
月令
是孰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訂義註助老氣也行猶賜也橫渠張氏曰老人氣衰

津液自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為養老之具又養老之

禮有祝鮫祝嘏正宜用此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

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訂義註文謂畫也畫衣而繡裳凡此為寒益至也詩

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疏經云具飭衣裳謂正也

也者以經文與繡相對祭服裳繡而衣畫故以文謂

也畫也云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者案尚書咎繇謨云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是衣畫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裳繡也畫色輕故在

此云循其故上文繡有恒恒則有故也嚴陵方氏曰青赤為文赤白為

章言文則章可知作繪於衣刺繡於裳言繡則繪可

知衣服有量者言所受各有量也冠帶有裳者欲其

無所變也言之者以僭亂之原常生於此故也都人

士之刺其為是歟

疑義註其飭謂祭服也祭服之制有量謂朝燕及他

服於是作之可也冠帶因制衣服而作之也疏此云

下文別云衣服有量故鄭如此經謂祭服也

廷華案祭服亦有量朝服亦有文繡不當分為二要

之量即承上大小長短言不當曲為之說也又此皆
飭之修之作亦其一耳專以作之古人儉之德恐不
以此為訓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
其殃

訂義註申重也當謂值其罪

疏申重也釋詁文云當謂值其罪者言斷決罪

人之時必須當值所犯之罪經云枉撓不當枉謂違
法曲斷撓謂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應輕更重是其不

也當嚴陵方氏曰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
曰申嚴與堯典言申命同義且酉為陽中物既告成
先王奉天故其所命止於是月也刑有五而曰百刑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者據罪言之也傳曰罪多而刑五非謂是乎必曰百
則據成數言之與百禮百事同義斬者則必殺殺者
則必斬斬殺必當慮其及於無辜也然刑之所加不
止於斬殺所命止及於此者以大辟尤人所重故也
枉則在上者不直撓則在下者不申使斬殺不當則
以或枉撓故也先王奉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撓焉是
逆天也逆天則天災適當之也孟子言出乎爾者反
乎爾者同義

是月也命有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膳肥瘠察物
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訂義註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大
祝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視
也所案也所瞻也所祭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
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也疏案周禮大宰職
祀五帝則掌百官
之誓戒及執事既滌濯及納亨積王牲事故鄭知此
視牲由大宰云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者案充人云
祀五帝繫於牢芻之三月是牛羊曰芻案學記云豢
豕為酒周禮攝人云掌豢祭祀之犬是犬豕曰豢
疏此月鳥獸肥充因宜省事故命之循行犧牲以下
之事也視全具者亦宰祝所視也下皆然王肅云純
色曰犧體完曰全案芻豢者食草曰芻食穀曰豢皆
案行之也瞻肥瘠者瞻亦視也肥充也瘠瘦也察物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色者物色駢黝之別也周禮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
祀各以其方之色也必比類者已行故事曰比品物
相隨曰類五方本異其色是比也大皞配東亦用書
是其類也量大小者大謂牛羊豕成牲小謂羔豚之
屬也視長短者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
之屬也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者上帝天也若事事當
法則天神饗之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難乃多反
訂義註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
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昂畢昂亦得大

禮記卷之六 月令

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屬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及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

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嘗麻麻始熟也難言難陰及季春

此亦難陰故云難陽氣言陽氣至此不退是涼及熱故害

人者秋涼之後陽氣應退至此不退是涼及熱故害

及於人云亦將及人者亦謂對季春言季春之時陰

氣右行日在昴畢之間得大陵積尸之氣故為災今

亦將及人云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者以天左旋

星辰與斗建宿天而此月合昏之時在酉酉是昴畢本

位故宿直昴畢也其八月合昏之時在酉酉是昴畢本

昭文張金吾...

本位其昴畢之星於時在寅云命方相氏者亦季冬以

行者大陵既為積尸秋時又得陽氣則屬鬼隨而

相感故屬鬼隨而出行云亦命方相氏者亦季冬以

周禮季冬命方相氏故云亦也引王居明堂禮者證

仲秋難義云以發陳氣者謂秋時涼至發去陽之陳

防禦禁止疾疫之事也既引明堂禮仲秋九門磔攘

則此亦磔攘也但文不備耳季冬云大難明九門磔

攘季冬稱大則貴賤皆為也季春云國難熊氏云唯

天子諸侯有國為難此云天子乃難唯天子得難以

其難陽氣陽是君象則諸侯以下不得難陽氣也案

陰氣陽氣至大陵俱致積尸疫氣案十一月陽氣至

於危虛而不難十二月陰氣至於危虛而不難者以

十一月陽氣初起未與陰相競故無疫疾可難六月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圉倉

訂義註為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隋曰竇

者用難此也皆

幾珥沈辜用駝可也難人云面禳共其難牲則用羊

用犬用難也蓋犬難用牛其餘難大者用羊用犬小

熊氏之說也

司徒賦云小祭祀奉牛牲又收人凡毀事用駝可也

是則用牛也羊人云凡沈辜侯禳共其牲犬人云凡

可難也季冬亦陽初起而為難者以陰氣在虛危又

是一歲之終總除疫氣故為難也其磔攘之牲案小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圉倉

方曰嘗王居明堂禮曰仲秋農隙民畢入於室曰時

殺將至毋罹其災

疏隋者似方非方似圓非圓其以

既為隋圖故以嘗為方也引王居明堂禮證月築城郭建都邑之意云殺氣將至毋罹其災者言當仲秋之時戒於民曰此時殺害氣將欲出民當入室毋處田野罹被其災樂幽詩十月之後云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此仲秋已入室者但仲秋之時耘耨既了乘時入室以避陰災未盡成熟須出野收斂至十月之後又入室避寒所以不同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

趣七綠反

訂義註始為禦冬之備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訂義註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

疏前年秋穀至夏絕盡後年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穀夏時未登是其絕也夏時人氏糧食闕短是其乏也麥乃夏時而熟是接其絕續其乏也尤重之者以云黍稷百穀不云勸種麥獨勸之是尤重也蔡氏云陽氣初胎於酉故八月齊麥應時而生者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

水始涸

坏音陪浸子登反

訂義註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

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

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

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

除道致梁以利農也

疏知動內物者以雷是陽氣主於動不惟地中潛伏而已至十

一月一陽初生震下坤上復卦用事震為動坤為地是動於地下是從此月為始故云動內物也云蟄蟲

益戶稍小之者戶謂穴也以上增益穴之四時使通
 明處稍小所以然者以陰氣將至此以坏之稍小以
 時氣尚溫猶須出入故十月寒甚乃閉之也引周語
 以下者證九月水始涸不得在八月也云辰角見而
 雨畢註云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見者朝見東
 方殺根亢氏之間言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
 水潦盡竭又云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者以國語
 上文既云水涸下又云雨畢除道故云又通也成梁
 所以使民不病涉皆國語文云辰角見九月本天根
 見九月末此鄭之言也九月本謂九月之初也案律
 曆志角十二度亢九度天根在亢之後辰角與天根
 相去二十一度餘日按一度則九月本與九月末相
 去二十一日天根見不餘也而韋昭註國語辰角見而畢
 後五日始天根見中間亦按二十餘日也非謂辰角
 見後五日則天根見也國語皆謂朝見以今管曆驗
 之亦然而皇氏云九月之時辰角天根皆見東方未
 間也不知何意如此之說此周語所云單襄公聘宗
 假道於陳見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如夏云單襄公歸
 告周定王之辭也鄭又引王居明堂禮以下者證雨

畢水涸在季秋也云除道致梁以利農者農既收則
 當運輦故法地治道上為梁便利民之轉運故云
 以利農也

疑義註涸竭也此甫八月中氣雨未止而云水竭非
 也

廷華案水涸當在季秋此云水涸鄭氏非之似已但
 記明言始涸是謂水之涸始於此漸而斂至季秋乃
 盡涸耳不遽訖之也

日夜分別用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角是月也易闕市
 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必順其時
 慎因其類

訂義註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置亦之也遂猶成也事謂興土功合諸舉侯舉兵衆也季夏禁之孟秋始征伐此月築城郭季秋教田獵是以於中為之戒焉疏此月云築城郭故云事謂築興土功孟秋云始伐征季秋云教田獵故云合諸侯舉兵衆也但此月上有孟秋始征伐下以季秋教田獵故云是以於中為之戒焉關市之處輕其賦稅不為節礙是易關市關市既易則商旅自來是來商旅也商旅既來則貨賄自入是納貨賄也以此便利民人之事四方總來聚集遠御於是皆至貨賄既多則庫財不匱所須皆借故國無乏用上下豐足故百事乃遂遂成也百事皆成於此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時興舉其事無逆天之大事必須順其陰陽之時謹慎因其事類不可煩亂妄為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行則風災教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早死

訂義註雨不降卯之氣乘之也卯宿直房心心為大火也生榮應陽動也恐以火訛相驚乃早以下午之氣乘之也風災子之氣乘之也北風殺物先猶早也冬主閉藏草木蚤死寒氣盛也疏仲秋是應雨之時今行春之令位當卯

致大火之氣火是積陽故時雨不降以仲秋致仲春火氣故有火但仲秋為金仲春為木金能剋木又仲

秋和 waters 又尅火火竟不能為害但
以訛偽言語相驚故云以火訛相驚
災草木生榮地災國乃有恐人災其國乃旱天災蟄
蟲不藏五穀復地生地災風災救起收雷先行天災
草木蚤死地災

禮記疑義卷十七

四册合第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訂義註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成之辰也疏
三統曆九月節日在氐五度昏虛二度中去日九十
七度旦張初度中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三度中
去日九十三度旦張十八度中按元嘉曆九月節日
在亢一度昏牛八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九月中日
在氐七度昏女十一度中旦柳十二度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其教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訂義註無射者夾鐘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

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寸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

則無射之律應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詰人之令德

示小民執德儀疏案夾鐘之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

去一今夾鐘七寸取六寸三分去一有四寸在夾鐘

以一寸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今更三分之則一寸

者分為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夾鐘二千一百八十七

分寸之千七百五十九者又三分之則為三千二百二十

五其夾鐘整寸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又以三千二百

二十五益之總為九千七百八十六分三分去一則

去三千二百六十二餘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

無射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

二十四也引周語曰以下者證無射之義云宣布詰

人之令德示民執儀者按周語註云乾上九用事無

射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者也詰人后

稷布其德教示以法儀當及時經獲而收藏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容止未去也大水海

也戮猶殺也疏仲秋直云鴻雁來今既秋云來賓以

雁來者容止未去也猶如賓客故云容止未去也大

水海也者按周語云雀入大海為蛤故知大水為海

禮記集說卷之七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禮記集說卷之七

月令

三十三

訂義註總章右个西堂北偏申重內謂收斂入之也
 會猶聚也疏於此月之時救命百官貴之與賤無不
 務內內謂收斂其物言貴之與賤無有一人不勤務
 收斂內物以會天地之藏者會猶趣也言心皆趣嚮
 天地所藏之事謂心順天地以深閉藏也無有宣出
 者以物皆收斂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出散其物以
 逆時氣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
 敬必飭

訂義訂備蠶盡也要謂定其租稅之薄祇敬重桑蠶

昭文張全吾寫定續經解

之委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曰神倉祇亦

敬也疏委謂委積之物重此桑蠶委積之物故內於神倉公羊傳桓十四年御廩災御廩者何桑蠶

委之所藏皇氏云委謂輸也義亦同云帝籍所耕千畝者鄭康成云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祭

義云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未絃耜秉耒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是籍田在南郊也云藏祭祀之穀為神

倉者以其供神之物故曰神倉祇亦敬者恒以祇敬為心祇有訓為敬故云祇亦敬也言敬者恒以祇敬為心

不有怠慢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訂義註寒而膠漑之作不堅好也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訂義註總猶猥卒陳氏集說曰總至凝聚而至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

子

訂義註習吹為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禮疏

器大饗其王事與彼下云三牲魚腊九州之味美是四方助祭之物故以大饗為裕也與此不同陳

氏集說曰仲夏大雩祈也此月大饗報也饗嘗皆

用犧牲仲秋已視全具至此則告備而後用焉

疑義註言大饗遍祭五帝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

此也嘗者謂嘗羣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

羣神禮畢而告焉疏若祭一帝之時則禮器謂之饗帝

今云大饗故知遍益五帝也此大饗與帝連文故謂祭天子引曲禮云大饗不問卜謂此者以曲禮大饗不云帝此云大饗帝不云不問卜恐是別

昭文錄金吾寫定續經解

事諸儒多以為疑故鄭執之云曲禮所謂此也鄭

必知曲禮大饗非指祭祭山是此大饗帝者以周禮

祀大神饗大鬼神執事而卜日若祭不得云不問

卜也此謂五帝皆饗適卜可從故知不問卜謂此也

此犧牲之文繼饗帝之下知非饗帝之時使有司展

犧牲告其備具而云嘗謂嘗羣神者以四月大雩以

祈穀實雩止帝之後云嘗報功明饗帝之外亦饗群神

別書群祀九月大饗以報功明饗帝之外亦饗群神

故知此嘗嘗羣神者羣神云使有司祭於羣神者以其

經云告備於天子故知是有司帝是尊神故知天子

親祭經云饗帝鄭云天子親嘗者嘗是祭秋之名因

廷華案饗帝曰大當如疏所引禮器禮樂極盛之謂

帝亦昊天上帝耳註以遍祭五帝為大饗非也至嘗

者宗廟秋祭之名註以為常祭羣神不知何據說不詳

禮曲

禮記卷之三

月全

四

詒經堂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於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藏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訂義註秦以亥建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

御遂之國受此法焉貢職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

月知之正歲而縣於象魏疏案史記秦文公獲黑龍

十月為歲首云貢謂所入者天子者以經云稅於民

輕重之法又云貢職之數其文既重故知稅於民者

是積貯本國貢職之數者是輸納天子云周之法以

正月和之者按大宰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縣為來歲受朔日之政令授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皆天子制之百縣此來受處分故云受朔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皆天子之制言與者兼事之辭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者言定稅輕重入貢多少皆以去京遠近之差土地所宜之物為節度無有所私者言既給郊廟重事百縣等物無得有所偏私不如法制也劉氏曰合諸侯者總命諸侯之國也制猶數也百縣諸侯所統之國也言天子總命諸侯各數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稅法有數各以道路土宜為度以給上而無有所私也

疑義註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

廷華按石梁王氏曰此當以合諸侯制百縣六字為句註云合諸侯制不可從其說是也蓋制字若屬上句則百縣為來歲受朔句不幾禿耶且國家宮室等制已定於始封何必歲歲定之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訂義註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戈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疏知五戎是五兵者以別

云班馬政則五戎也非馬也下文云七駟成駕則知五戎非五戎車也且車不須更習故知五戎五兵也

按周禮司兵掌五兵鄭司農註五兵者戈矛戟酋矛夷矛後鄭又註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

如鄭所云則此註據步卒五兵弓矢一也及長丈二二也矛長二丈三也戈長六尺六寸四也戟長一丈

六尺五也此隨便而言不依周禮長短之次也云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者按毛詩傳云宗廟齊豪尚純

也戎事齊力故校人職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註云則戎事齊力故校人職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註云

物馬齊其力但戎事以力為主耳亦疏天子乃教田須齊色故詩云駟驪彭彭是齊色也

獵者天子於此陰殺之時乃教人以戰法於田獵之

事謂田獵而教之也以習五戎者謂於田獵之時令

人習用五種兵戎之器班馬政者謂班布乘馬之政

令

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

訂義註七駟謂趣馬主為諸官駕稅者也陳氏集說曰天子馬

六種各一種主之既駕之又為之載旌旗司馬職曰

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

侯載旗軍吏載旂師都載旌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

官載旗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

地門外之蔽疏云七駟謂趣馬主為諸官駕稅者按

是貴賤等列故云為諸官駕稅也七駟者皇氏云天

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駟則六駟也又有總主之人并

六駟為七故為七駟引司馬職以下者證九旗之異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也載旌旒者雜舉以言之按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

交龍為旗通帛旌雜帛為物熊虎為旂鳥隼為旟龜

蛇為旐全羽為旒折羽為旟以其出兵教戰故無道

常註云玉路金路不出春教旅者以陽氣方長兵

宜止息也夏炎舍者以草木茂盛故教以草舍秋教

治兵者以殺氣方盛則區邪惡故教兵冬教大閱者

以冬閉事備習威儀故因其田獵教以簡閱云屏所

田之地門外之蔽者按詩傳云摺纒旒以為門驅而

入擊則不得入既門外驅車則不得有屏此門外

之屏者蓋車入之時則去屏無事之時則設屏也案疏

前既班馬政乃命我僕御夫及七駟等皆以馬駕車

又載旌旒既畢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

行列設於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為行陳於是司徒

在西行之間北面誓之或者屏之外左右六軍嚮南

而陳司徒於陳前北面誓之也

疑義註僕戎僕及御夫也疏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

故知僕是戎僕也以其教

疏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

故知僕是戎僕也以其教

疏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

故知僕是戎僕也以其教

疏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

故知僕是戎僕也以其教

疏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

故知僕是戎僕也以其教

疏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

故知僕是戎僕也以其教

疏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

故知僕是戎僕也以其教

疏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

故知僕是戎僕也以其教

疏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

故知僕是戎僕也以其教

疏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

故知僕是戎僕也以其教

疏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

故知僕是戎僕也以其教

疏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

故知僕是戎僕也以其教

疏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

故知僕是戎僕也以其教

疏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

故知僕是戎僕也以其教

疏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

故知僕是戎僕也以其教

戰故不用田僕云及馭夫者按周禮馭夫掌馭之車故
 使車註云戎車從路田馭夫者副也使車馭逆之車故
 知及御夫也國之大閱皆司馬頌旗物王建大常諸
 侯建旗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
 縣鄙建旗道車載旒旒旒車載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
 大夫也州里縣都御遂之官互約言之則州里為御
 中之州長黨正族師遊中里宰隣長也縣都者遂中
 縣正鄙師節長及御之閭胥比長也此所引司馬職
 仲秋治兵是也按司馬職云王戴大常諸侯戴旗軍
 吏戴旂師都戴禮御遂載物郊野戴旒百官戴旗註
 軍吏諸帥也師都遂大夫也御遂御大夫也或載旌
 或載物眾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御遂之州長縣正
 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戴旒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
 鄉大夫也野戴旒者以其屬衛王也然王侯所載與仲
 冬大閱同尊故不變也
 其餘則與隨時事也

廷華案此因田而教武僕當是田僕註疏止言戎僕
 非也師都等案詳司常及大司馬

昭文義全吾寫定續經解

司徒摺扑北面誓之

訂義註誓衆以軍法也

疏軍法之誓異於田獵之誓則云無千車如蒐田之法也

今此大閱之誓以依軍法故司馬仲冬大閱云群吏
 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
 註云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也今又按經註
 則軍法之誓必斬殺也其誓尚書甘誓云左不攻於
 左右不攻於右予則挈戮汝之屬是也然鄭註司馬
 仲冬大閱引此九月季秋之令將為大閱之誓而云
 作月令者說季秋之政於周為中冬失之矣而注旌
 此不非之者緣已非於彼不復重言此也而注旌旗
 而中冬而文既在夏秋禮言之者此禮也熊氏以為此
 文載旌旒故解為中秋治兵夫司馬有群吏聽誓故
 引此司馬北面以誓證為中冬而解其義俱得通也
 疏司徒地官掌邦教誓者也故司徒職云施十有二
 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司馬職云遂以蒐田有

司表輅誓民鄭云有司大司徒也掌火田後治徒廢
之政令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
後射按彼經註則司徒主誓今田獵出軍亦於所獵
之地而措扑北面誓之也措挿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

訂義註厲飾戎服尚威武也今月令獵為射以所獲

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禘疏屬

嚴厲武猛容飾定本飾謂容飾也俗本作飾非也熊氏云謂戎服者韋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韋弁服若

春夏則冠弁服義或然也凡甸冠弁服義或然也

疑義疏謂獵竟也主祠謂典祭祀者也禽者獸之通

昭文卷之三 禮記定續經解

名也四方四方有功於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祭宗
廟而分時各以為主也春時四方施主獵則祭社為
主也夏時陰氣始起象神之在內獵則祭宗廟為主
也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為主也冬
時萬物衆多獵則主用衆物以祭廟而亦報於物有
功之神於四方也此天子獵既畢因命典祀之官取
田獵所獲之禽還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也冬獵亦
何以知然按鄭註秋獮祀方云秋田方祭四方報成
萬物詩曰以社以方下云方迎四方之氣於郊也鄭
又云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成也又司馬

冬狩云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鄭云冬田主
用祭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於郊聚所獲禽因以
祭四方神於郊也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
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按於經註更相引證如
可見矣其祭四方但用此禽又用特牲故甫田云與
我犧羊以社以方是也此祀四方者謂四方五行之
神

廷華按古為制祭而田不因田而祭此所謂祭禽蓋
祭禽於應祭之廟壇以供祭耳曰四方壇非一方也
註疏以方祭言之大悞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訂義註伐木必因殺氣

蟄蟲咸俯在內皆墜其戶

訂義註墜謂塗閉之辟殺氣疏俯垂頭也墜塗也前
月但藏而坏戶至此月既寒故垂頭嚮下以隨陽氣
陽氣稍沈在下也而又塗寒其戶穴以避地上陰殺
之氣也陳氏集說曰內穴之深處也

乃趣獄刑毋畱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訂義註殺氣已至有罪者即決也收者天氣殺而萬
物咸藏可以去之也祿秩之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

之不宜欲所貪者能躡之屬非常食疏春夏陽氣寬
施許主人從時雖祿秩不當亦所權許今秋陰氣急
斂禁罰必當是春夏所權置者今悉收停之也祿秩
不當謂彼人不應得祿而王恩私與之者共養不宜
謂非常之膳求不可得者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訂義註稻始熟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鼯嚏行冬令則
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多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

解惰師興不居

鼯音求說文病塞
鼻窒嚏丁計反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大水以下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
多暑雨盜賊以下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為外邊竟之
象也大寒之時地隆折也暖風以下辰之氣乘之也
巽為風不居者辰宿直角角主兵不居象風行不休
止也疏以十一月一陽生十二月二陽生陽在內疏
伏於地下因陰在地上故云極陰為外也
其國大水天災冬藏殃敗地災民多鼯嚏人災多盜
賊邊竟不寧人災土地分裂地災暖風來至天災民
氣解惰師興不居人災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訂義註孟冬者日月會於折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

也疏葉三統曆十月節日在尾十度昏危十四度中
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翼七度昏
室十度中去日八十六度旦軫五度中按元嘉曆十
月節日在心二度昏危一度中旦張八度中十月中
日在尾十二度昏危十三度中旦翼八度中
其日壬癸

訂義註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東北從黑
道閉藏萬物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又因以為
日名焉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此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也

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疏案五帝德云顓頊高陽氏姪

姓也又帝王世紀云生十年而佐少皞十二年而冠

二十年而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而崩以水承金也云

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者按昭二十九年左傳

其蟲介其音羽

訂義註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龜之屬三分商去

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為最清物之象也

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疏商數七十二

三分之每一分有二十四去其二十四餘有四十八故羽數四十八也其數既少故為最清清者最賤物

比於人亦為賤
故云物之象也

律中應鐘

訂義註孟冬氣至則應鐘之律應鐘者始洗之所
 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周語曰
 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疏姑洗之律長七寸九分
 寸有四寸在餘有整一寸九分之二更三分
 為二十七分寸九分一寸為二分并二十七寸
 三十分三寸去一其十分餘有二十分在故云應
 鐘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也引周語以下者
 證應鐘之義按春秋說云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闕
 類律曆志應鐘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闕
 種註闕藏塞也陰雜陽氣藏塞為萬物作種晉灼曰
 外闕曰闕以此言之云應其種類正謂應無射也云
 均利器用俾應復者案周語註坤六三用事應當也
 言陰當伐陽用事百物可種藏則均利百工之器俾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應復者陰陽用
事終而復始也

其數六

訂義註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鹹其臭朽

訂義註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
 為朽

其祀行祭先賢

訂義註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
 之先祭賢者陰位在下賢亦在下賢為尊也行在廟
 門外之西為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

北面設主於轅上乃制督及脾為俎奠於主南又設

盛於東祭肉腎一脾再及他皆如祀門之禮疏知行在廟門

外之西者約檀弓云毀宗王行自此以下皆中雷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者謂轅壇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常

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轅祭其壇隨路所嚮而為廣輪尺數同也案鄭註云聘禮云禮畢乘車

轅而遂行唯車之一輪轅耳所以然者以兩輪相去八尺今轅唯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轅云北面設主

則鄭註大馭云蓋以苦芻棘北面設之其主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疏知文水淮者晉語

云雅入於淮為蜃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服玄玉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食黍與彘其器闋以奄

訂義註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鐵驪色如鐵黍秀舒

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彘水畜也器闋而奄

象物閉藏也疏春云載青旂衣服蒼玉青深而

蒼淺旂與衣雖人所常用不可淺深異色故同用青

也玉是自然之色不可純青故用蒼之淺色夏云載

赤旂衣朱衣服赤玉與春不類者蓋以朱深而赤淺

旂可用淺衣必用深故衣旂異色赤玉與蒼玉同俱

是其色淺也冬用載玄旂衣服玄玉者亦以黑

深而玄淺旂用淺色故其色玄衣服玄玉者亦以黑

與夏亦同服玄玉者玉從自然之色故其色淺而用
玄玉也猶如夏云赤玉春云蒼玉相似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
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
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訂義註迎冬者祭黑帝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謂以國

事死者若公叔禹人顏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

以惠賜之大功加賞疏舉死事之人證之春秋左傳魯哀十一年魯師與齊戰公叔

務人曰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乃與其嬖種汪錡赴敵皆死雖無賞賜之文而亦死事之義故以證之哀二十三年晉知伯執禽顏庚註云齊大夫顏涿聚二十七年齊師將與屬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孤子三日朝設乘車而馬繫五色焉召顏涿聚之子
晉曰濕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
朝是其加賞也兼平常惠賜養幼少恤孤寡亦是也疏反賞死事者還於郊反
亦反於朝也賞死事謂人臣有為國事死者北郊還
因殺氣之盛而賞其家後也恤孤寡者恤供給也孤
寡即死事者妻子也財祿供給之也

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筮占兆審卦吉凶註今月令曰釁祠祠行字呂覽大史

作太

訂義註筮著也占兆龜之繇文也周禮龜人上春釁

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太史釁龜筮與周

異矣疏引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秦以孟冬為歲首謂建亥月釁龜筮故云與周異也鄭

之此註與周禮不同周禮云上春釁龜註引月令孟冬釁祠龜筮相互矣者周禮云上春釁龜明秦亦以上春釁龜秦以孟冬釁龜筮明周亦孟冬釁龜筮故以云相互也註周禮又云月令秦世之書亦或從以歲首釁龜耳則與此同也謂秦十月為歲首一釁而已周禮上春者亦謂夏之建寅之月但歲首一釁而已無一年兩釁之事此鄭氏註周禮別解其義也今此月令之註與周禮上春釁龜以為建寅之月則此與周禮不同彼疏是月太史之官釁龜筮謂殺牲以血塗釁其龜及筮筮謂著也亦以血塗之

疑義註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錄之而不釁筮筮短賤

於兆也疏卦既云吉凶則兆亦有吉凶也但占兆與龜筮連文故畧而不言吉凶也絲文占兆之書

周禮太卜云其經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是也筮短賤於龜兆不得塗釁但省視錄之而已故云

審卦吉凶云審省錄之而不釁筮短賤於兆者以卦吉凶謂易也直言審不云釁故言審省錄之而不釁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所以不釁者易是筮卦之書賤於龜之書故龜絲云釁之筮書則省錄而已觀鄭註占兆釁之分明而皇氏云唯釁龜筮命太史唯占視兆書不釁與鄭註違其義非也云筮短者左傳僖四年晉獻公卜驪姬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杜元凱註云筮以教告故短龜以象示故長是筮短龜長之疏非但釁此龜筮又釁此占兆絲文以占兆語事也

蒙上釁文也

廷華案占兆審卦對舉吉凶則總承上二者言之記

文甚明註以吉凶偏屬審卦非也又釁是一事占審

是一事疏以占兆蒙上釁文謂又釁此絲文亦非也

又春官筮人註謂筮短龜長愚辨之詳矣此註又因筮短而謂之賤且謂賤故不釁不知記合龜筮並言

禮記卷之八 月令 卷之三

釁則其說不足信明矣

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

訂義註阿黨謂治獄吏以恩曲撓相為也疏是察阿黨者謂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下犯罪之人獄吏不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是月也天子始裘

訂義註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訂義註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戶可閉閉之窓牖可塞塞之疏若以易卦言之七月三陽在上則天氣上

昭文張金五官為定續經解

騰三陰在下則地氣下降也今十月乃云天氣上騰地氣下降也易含萬物非言非一槩周流六虛事無定體若以爻象言之則七月為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於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於地故云地氣下降各取其義不相妨也

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後徑訂義註謹謂府庫囷倉有財物積聚謂芻禾薪蒸之

屬坏益也鍵壯閉也管籥搏鍵器也固封疆謂使
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
處也梁橋橫也後徑禽獸之道也疏鍵壯閉此者凡
鑲器入者謂之壯

受者謂之此若禽獸此壯然管籥與鍵閉別文則非
鍵閉之物故云搏鍵器以鐵為之似樂器之管籥

與鑲內以搏取其鍵也按檀弓註云管籥也則管籥
一物此為別者然云管籥是鍵之律類仍非鍵也註

稱管籥者以類言之若云御里然也管籥云搏鍵器
則管籥一物義或然也而何胤云鍵是門扇之後樹

兩木穿上端為孔閉者謂將扇關門以內孔中按漢
書五行志每云此飛及此亡謂失其機須須則者也

何胤云兩邊樹木非其義也云固封疆謂使有司循
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溝樹謂掘溝壑而種樹木

也今使衆
庶可守之 疏城郭當須牢固故言坏門閤備擬非常

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修管籥不可忘開故云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審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邊竟仍擬疑盜賊故云備
要塞理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禦姦非故云謹後徑
細小狹路故須塞皆隨事戒約故設文不同也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
之度貴賤之等級呂覽塋作營則與審字等
蓋經營之集說塋作域非

訂義註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飭正者也辨衣裳謂

襲斂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疏其衣裳襲斂多

少及棺槨厚薄具在喪大記丘壟小大按鄭註家人

云漢律列侯墳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外無文

考記云墳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外無文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
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
罪以窮其情

訂義註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
長也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
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偽怪好
也蕩謂搖動生其奢淫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
察其信知其下功致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也

疏百工造作器物則諸器皆營今經直主於祭故云
主於主祭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程謂器所容者以
經度程文列度是制度大小除制度之外唯有容受
多少故以程為器所容也。○案廷華案材美而不堅

昭文張金五宮定續經解

即是詐偽之情則材疏於是之時冬間無事百工造
美而堅即其信矣

作器物恐為淫巧故命工使之官師長也命此工官
之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利祭器善惡按度程者
謂於按此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毋或
作為淫者或有也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搖動在上
生奢侈之心必功致為上者言作不須靡麗華侈必
功力密致為上又每物之上刻勒工匠所造之名於
後以考其誠信與不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則
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偽之情

是月也大飲烝

疑義註十月農功畢天子與其諸侯群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以燕禮羣國以鄉飲酒禮也代之燕謂有牲體為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

詩疏天子諸侯與具羣臣飲酒於大學者按此大飲是天子之禮詩幽風躋彼公堂序諸侯之事是諸侯之禮故云天子諸侯與羣臣也幽詩云躋彼公堂毛傳云公堂學校也黨正以禮屬民飲酒於序故云此飲酒於大學也云以正齒位者約黨正文必約黨正文者以此是孟冬黨正云國索鬼神謂皆與此體為俎者按國語云王公立飲則有房烝此既大飲饗禮常用房烝半體之俎若黨正飲酒雖饗而用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殺烝故宣十年左氏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新俎公當享卿當宴是也鄭又引黨正及詩者證大飲是十月正齒位飲羣臣之事云十月滌場者謂場功畢入滌掃其場朋酒斯饗者毛傳云兩樽曰朋鄭云饗謂饗禮而殺羔羊行禮之時升彼公之學校之堂舉彼兕觥之爵以罰失禮臣下慶君命受福無疆也

言於是月之時天子諸侯與羣臣大行飲酒為饗禮以正齒位烝升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飲烝

陳氏集說曰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為燕飲也

廷華樂烝為時祭若因烝祭而飲則祭當云烝大飲今記明言大飲烝則烝又似非時祭但據儀禮特性宋人告祭胥此烝又與烝別則註亦未確也或烝本在上蜡簡於下或本作胥傳寫誤作烝俱未可知特

並以疑存之集說補正曰時祭但燕同姓而無羣臣
當仍以註說為是不燕字及羣臣字皆註說為得據
之以馭陳說况據特牲少牢俱有賓賓獨非羣臣耶

或問下言臘先祖此又言烝祭記文不重出也曰烝
時祭也蜡與臘歲終之祭也據此則秦有蜡又有臘
漢以後則有臘而無蜡故鄭合
而一之要在時祭之外非複也

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
祀勞農以休息之

訂義註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
割大殺也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田祭也五
祀門戶中雷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文勞農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

謂蜡者索也索萬物而饗之按籥章云國祭蜡飲豳
頌以息老物蜡而後息此經亦先祭稷神乃後勞農
休息文與籥章相當故經謂周禮六樂一變而致和
謂蜡祭也而熊氏皇氏皆謂周禮六樂一變而致和
物以致六變而蜡祭此亦廣祭衆神故指彼一變而
二變謂之蜡也然彼樂一變二變鄭自解為蜡耳非

同禮正文言蜡何得云周禮所謂蜡也云天宗謂日
月星辰者以蜡唯公社不祭地故知祭天宗者不祭
天若是祭天何須稱宗下季終云天之神是天之衆
神有司中司命不稱宗明稱宗者謂日月星辰也按

異義六宗賈逵等以為天宗三謂日月星辰也謂
泰山河海鄭氏六宗以為星也辰也司中司命也

風師也雨師也六宗文承肆類上帝之下凡郊天之時日
星者尚書六宗文承肆類上帝之下凡郊天之時日
月從祀故祭以日月配日月在類上帝之中故六宗
不得復有日月此不云六宗而云天宗與別也蔡邕
云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宗也云臘謂田獵
所得禽獸祭者以欲臘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

冬大閱之獵也左傳云唯君月鮮則天子諸侯祭用鮮獸皇氏云仲秋臘得禽獸以為乾豆至臘用之其義非也五祀門戶中雷電行者月令殷禮言之若周七祀云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者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祭之事故云互也皇氏云天宗故云祈社是報功故云大割先祖已之親故臘祭也按黨職國索鬼神而祭之則以禮屬民此亦祭衆神之後勞農休息文正相當故云是此等休息是正齒位按雜記子貢觀蜡云一國之人皆若在者按御飲酒初立賓行禮至禮終說廢升堂而燕行無筭爵然則初時正齒位後則皆狂蜡祭茶茗云夏曰清祀般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按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矣朱子曰史記云左立明厥有國語左傳是姓左之人作如秦始有臘而立明謂虞不臘矣是疏祈來年於天宗者謂祭日月星辰秦時文字分明

也大割祀於公社者謂大割牲以祀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及門閭者先祭社後祭門閭故云及臘

昭文張金五官定續經解

先祖五祀者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也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註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按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則飲酒在蜡祭之後此大飲在蜡祭之前者若黨正屬民飲酒在蜡之後故下云勞農以休息之註黨正飲酒是也若天子諸侯羣臣大飲在蜡祭之前故以大飲叙在祈年之前然鄭為大飲之下註引黨正飲酒者證其正齒位同在此月

不謂大飲即黨正飲酒也而熊氏以為大飲烝在蜡之後非其義也凡蜡皆在建亥之月而皇氏以為夏穀蜡各在己之歲終若如此則夏家季則計耦耕事也修耒耜具田器不得方始勞農以休息皇氏之說非也

廷華按周禮有蜡而無臘秦人始有臘故蔡合蜡與臘為一說此記言臘鄭亦以蜡言之但蜡索祭百神則應無神不舉若以此記為蜡則鬼神之所遺多矣則鄭不足信也要知此是秦法祈年也大割祠也臘也三百者各自為祭息農亦自為息農但在三祭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行之故連文及之耳要皆非蜡也鄭總謂之蜡既不免於牽合孔又拋去記文臘字而以先祖五祀為息民之祭則言秦之祭者未聞有此名也至以月令為殷禮則又鄭氏武斷之習也若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者謂趨之如鶩耳孔乃以正齒位後言之其說禮不幾咸兕戲耶六宗說大宗伯案詳之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訂義註為仲冬將大閱簡習之凡田之禮唯狩最備

夏小正十一月王狩

疏春秋說云營室主軍士之糧云凡田之禮唯狩最備者解此

經孟冬云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言習是未正用也俗擬仲冬教戰之事所須故言唯狩最備謂狩禮大

也故仲冬教
大闢禮儀
條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訂義註因盛德在水收其稅馬氏曰先王之時川有衡澤有虞皆為之厲禁以守其守而共其奠以時入之頒其餘於萬民則剝下益上者豈其所欲哉故命之曰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凍閉以下寅之氣乘之也流亡象蟄蟲動暴風以下巳之氣乘之也立夏與用事巽為風雪霜不時申之氣乘之也兵起地削申陰氣尚微申宿直參伐參伐為兵疏樂春秋記云參伐主斬刈示威行法也疏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地災也民多流亡人災也國多暴風方冬不寒天災也蟄蟲復出地災也雪霜不時天災也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人災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

訂義註日月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疏案律曆志云仲冬之初日在斗十二度故云日

在斗也三統曆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昏壁五度中去
日八十四度旦角三度中冬至日在牛初度昏奎十
度中去日八十二度旦亢七度中元嘉曆云大雪日
在箕十度昏氏九度中旦軫八度中冬至日在斗十
四度昏壁八度中晝漏四十五刻旦角七度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鐘黃鐘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訂義註黃鐘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鐘之
律應周語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

註云始萌黃泉中律曆志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鐘
種也又云黃五色黃盛也故陽氣始種於前蓐前萬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物為六氣元也周語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者
按彼註十一月建子陽氣在中六氣陰陽風雨晦明
九德金木水火土數正德利用厚生作事宜備黃鐘
象氣伏地始物萌所以編養六氣九功之德此養之
者若施於人六精正德天德利用地德
厚生人德六府者金木水火土穀也
冰益壯地始圻鶡旦不鳴虎始交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鶡旦求旦之鳥也交猶合也嚴
陵方氏曰前言水始冰至此又言冰益壯前言地始
凍至此又言地始圻凍甚而土相圻夜鳴而求旦故
謂之鶡旦亦見坊記相彼盍旦解夫夜鳴則陰類也
然鳴而求旦則求陽而已故感微陽之生而不鳴則
以得以求故也虎陰而交則亦感陽之生故也

天子居立堂太廟乘立路駕鐵驪戴立旂衣黑衣服立玉食黍與彘其器闕以奄

訂義註立堂太廟北堂當大室

飭死事

訂義廷華按下言毋發大衆此言飭死事說似相悖故或疑為衍愚謂禮有冬狩下毋發者蓋為無故而發者言之與田狩並行而不悖也

疑義註飭軍士戰必有死志䟽事異前也因殺氣之盛以飭軍士使戰者必有死志故曰飭死事也

廷華按死者武事也兵凶戰危故以死事目之飭即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因田講武耳註䟽以必死之志言在秦或有此事若以理言則第曰講武而已善陣不戰何必言死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訂義註而猶女也暢猶奄大陰用事尤重閉藏䟽為陽氣凝固陽須閉藏若起工功開蓋物發室屋起大衆開泄陽氣故下云諸蟄則死人則疾疫也以固而閉者而汝也命此有司云於此之時以堅固汝閉塞之事勿令開動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也約束

有司其不固汝所閉之事令地沮泄謂泄漏地之陽
氣是發徹天地之房房是次舍之處擁蔽於此之時
天地亦擁蔽萬物不使宣露於房舍相似令地氣泄
漏是開發天地之房也如此則諸蟄則死人必疾疫
非但蟄死人疾又隨以喪者國有大喪隨逐其後命
之曰暢月者若有司云所以須閉藏以其命此月曰
暢月暢充也言名此月為充實之月當死使萬物充
實不發動故也皇氏云又隨以喪者謂逃亡人為疾
疫皆逃亡故云又隨以喪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閭謹房室必重閉者婦事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訂義註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
王之內政宮令讖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

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雖女功奢偽怪好物也貴

賤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疏此奄尹
奄宮之尹

於周則內宰俱是主領奄官身非奄人故云於周為
內宰內宰非奄也云掌治王之內政者皆解經中申
宮令也宮令則內政也云讖出入及疏命奄尹者謂
開閉之屬者解經審門閭謹房室也

正也謂命奄官正長申重之政令常察門閭之事謹
慎房室之處必重閉者謂門閭房室必外內重閉遠
者謂之門閭近者謂之宮室皆有外內門戶必重疊

閉之此月陰氣既靜故減省婦人之事順陰類也婦人須事者務所質素無得過為淫巧其所禁婦人無限責戚姑姊妹之徒及王親近愛及習嬖寵之類無有不禁者禁之無得淫巧也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訂義註酒孰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為酒人秫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清也熾炊也火齊腥孰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悞有善有惡也古者獲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詩曰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介眉壽

疏酒孰曰酋然則酋者酒孰之名也云於周則為酒人者周禮周正引此大酋為酒正也

此註大酋為酒人不同者以酒正掌作酒法或及酒材之事故引大酋證之其實酒正掌酒之政令及酒

出入之事不親監作此大酋證作故為酒人也以酒人監作酒故也云古者獲稻而漬米麴至春時而為

酒者證此十一月令大酋作酒之事以十月獲稻於此月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者謂春成也非春始釀故

毛詩傳云春酒陳醪又註酒正云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是於仲冬季冬以釀也引詩者豳風七月

之詩以證獲 疏大酋者酒官之長於此之時始為春

春酒先須治擇秫稻故云秫稻必齊齊得成熟又須

以時料理麴蘖故云必時湛熾必絜者香清也熾炊

也謂炊熾米麴之時必須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

者所謂用水泉必須香美所盛陶器必須良善火齊

必得者謂炊米和酒之時用火齊生孰必得中也兼用六物者秫稻一麴蘖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物事也謂作酒之人用此六物作酒大酋監督之無使有參差昏變使酒誤具善惡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訂義註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馬氏曰盛德在水故應是而祈焉以為民致福也

是月也民有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之者取之不詰

訂義註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其主也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

牛馬

疏引之者證若不積聚收牛馬為他人取之不詰俗本作收定本作收

山林菽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具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訂義註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菽草木之實為蔬食

疏按鄭註周禮水鐘曰澤水希曰菽今言大澤曰菽者以有水者以有水之屬謂之澤旁無水之屬謂之菽草木之實為蔬食者爾雅云蔬不孰曰饍蔬謂菜蔬以其麓疏經言蔬食者爾雅云蔬不孰曰饍蔬謂菜粟之屬菽澤疏食藜芡之屬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訂義註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萌芽也寧
安也聲謂樂也山陰陸氏曰上云陰陽爭死生分此
言陰陽爭諸生蕩相備也相備而言死生分於夏言
諸生蕩於冬亦言之法毋躁禁詞也於陰言如此亦
言之法冬言以待夏言以定待始事也定終事也
疑義註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主與群臣從八龍
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違疏此易乾鑿度
文及樂緯春秋
緯其語同也其八能之士以其在仲夏疏文
又相違者以夏已違今此復違故言又也
廷華按此記與仲夏記文並有義理註皆以緯書亂
之何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訂義註又記時候也芸香草也荔挺馬薺也水泉動
潤上下疏芸始生荔挺出者皇氏云以其具香草故
應陽氣而出蚯蚓結者蒸云結猶屈也蚯蚓出穴屈
首下嚮陽氣動則宛而上首故其結而屈也麋解角
者說者多家無明據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
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今以麋為
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陰氣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
象鹿是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陽退
之象既無明據故略論焉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

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墮是也若節氣晚則十二月麋角解者故小正云十二月墮麋角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訂義註此其堅成之極時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訂義註謂先時榘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去之

塗闕廷門閤築圉圉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訂義註順時氣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成竭民多疥癩

訂義註旱者午之氣乘之也氛霧霜降之氣散相亂

也雷震氣動也午屬震雨汁二者酉之氣乘之也酉

宿值昴畢畢好雨雨汁者水雪雜下也子宿值虛危

內有瓜瓠兵亦金之氣當蟄者出卯之氣乘之也水

竭大火為旱疥癩之病多甲之象疏按天文志瓜瓠

其國乃亂早氛霧冥冥雷乃發聲皆天災也天時雨汁

天災也瓜瓠不成地災也國有大兵人災也蝗蟲為

敗水泉成竭地災也民多疥癩人災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訂義註季冬者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疏

業律曆志季冬初日在婺女八度三統曆小寒日在

婺女八度昏婁十一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氐十二

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昴二度中去日八十度旦

心五度中元嘉曆日在牛三度昏奎十五度中晝漏

四十五刻六分旦元九度中大寒日在女十度昏胃

四度中晝漏四十六刻七分旦氐十三度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昭文張金五言宮商角徵羽經解

訂義註大呂者蕤賓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

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至則大呂之律應周

語曰大呂助陽宣物疏業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

三寸益一寸六寸益二寸故為八寸其八十一分寸

之二十六各三分之則為七十八分三分益一

一箇二十六則一百四故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

雁北鄉鵲始巢雉雞乳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雉雞鳴也詩云雉之朝雉尚求

其雌疏雁北鄉有早有晚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二

月乃北鄉故易說云二月驚蟄候雁北鄉鵲始巢者

禮記卷之三 月令 三

此據晚者若早者十一月始巢故詩緯推度災云復
之日鵲始巢是也雉雖雞乳者易通卦驗云雉雖雞
乳在立春節與此同以立春在此月也通卦驗又云
小寒虎始交豺祭獸此季冬不言也文不具也若節
氣晚則季冬虎交若節氣早則在仲冬故仲冬虎
始交按月令九月豺祭獸通卦驗季冬豺祭獸者熊
氏云再祭也一曰易說誤也無此文
天子居立堂右个乘立路駕鐵驪載立旂衣服立玉
食黍與彘其器闕以奄

訂義註立堂右个北堂東偏

昭文張金吾宮室定續經解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訂義註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
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厲鬼將
隨強行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
也作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

疏此月之中者

中猶內也謂此月之內也皇氏以為此月中氣非也
云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者熊氏引石氏
星經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
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史遷云四司鬼
官之長又云墳四星在危東南是危虛有墳墓四司
之氣也皇氏以為北方蓋藏故為墳墓北方歲終以
司主四時故云四司其義皆非也皇氏又云以季春
國難以下及於民以此季冬大難為不及民也然皇
氏解禮違鄭義也今鄭註論語鄉人難云十二月鄉
人難而皇氏解季冬難云不及鄉人不知何義云送

猶畢者此時寒實未畢而既此月之時命有司之官
言畢者但意欲全畢耳大為難祭令難除陰氣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
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旁磔者
旁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以土牛以
送寒氣者出猶作也此時強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
不去凶邪恐來歲更為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克
水特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

征鳥厲疾

訂義註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

名曰鷹仲春化為鳩

疏按釋鳥云鷹鳩鳩樊光云鳩鳩即鵠鳩也此征鳥者則鵠之謂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云爽鳩氏司寇也郭景純云鵠當為既征鳥謂鷹隼
鵠即鵠鳩也此征鳥者則鵠之謂也
之厲也謂為征鳥如征厲嚴猛疾捷速也時殺氣盛
極故鷹隼之厲取鳥捷疾嚴猛也祭大陰殺氣將盡
故猛疾與時競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訂義註四時之功成於冬孟冬祭其宗至此可以祭
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厲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

師雨師

疏樂上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

致羽物山林之祇再變而致鱗物川澤之祇是踏祭
並山川是嶽瀆及殷山川也孟冬不見者文不具孟
冬祭嶽瀆因及眾山川至此又更祭眾山川山川少
於嶽瀆是孟冬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前孟冬是祭

先帝神農并祭五帝但孟冬其文不具則五帝為宗
大臣勾芒等為佐是孟冬宗其宗此月祭其佐也孟
冬祭司中等是孟月祭宗此月祭佐也則天神人鬼
山川等皆有宗有佐也故先鄭云孟月祭宗至此祭
佐後解帝之大臣天神地祇若然山川畢於帝之大
臣在先言故以為尊卑之序無義例也熊氏云孟冬
祭宗至此祭佐
唯天恐非也

廷華按神祇天神地祇也曰天之神祇則地統於天
矣或云天下脫地字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訂義註天子必親在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

魚潔美

疏按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皆不云天
子親往今此天子親往特云嘗魚故云明漁
非常事重之也以四時薦新是其常
事魚則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冰方盛水腹堅命取冰

訂義註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水堅厚之時也北陸

虛也

疏腹者形體腹長故為厚也云此月日在北陸
者當此月之時日在玄枵之次其星當女虛危
也陸道也言女虛危是北方七宿之道
故釋天文云北陸虛也舉中央星言之 疏言此月冰

既方盛於時極寒冰實至盛而云方盛者此謂月半
以前小寒之節冰猶未盛故云方也至於月半以後
大寒乃盛水澤腹堅者腹厚也謂水溼潤澤厚實堅
固冰既堅固故命取冰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訂義註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

農事將起也耜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鎡耜之屬
疏耒者以木為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
直者三尺有三寸白者二尺有二寸底謂耒下嚮前
曲接耜者頭而耜耜耜金鐵為之故云耜耒之金
云田器鎡耜之屬者何胤云鎡今之鋤類孟子云齊
人曰雖有鎡耜不如待時
云之屬者以田器非一也
疏冰以藏入之後大寒以
過暖氣方來故令此典農之官出五種之物以擬種
之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訂義註歲將終與族人大合吹而大飲作樂於大寢
以綴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
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族人大飲者以王居明堂禮云季冬命國為酒以合
三族故知與族人飲也云作樂於大寢者以其命樂
師合吹故知作樂也大寢則路寢也與宗人圖事之
慶既飲族人故知於大寢云以綴恩者綴謂連綴恩
謂恩親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
云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者
謂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作樂以一年攝停故云罷云
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以大合吹必當
有禮與族人燕飲今唯云命樂師作樂故云用樂必
有禮而合嘗無樂故云禮有不用樂者也引明堂禮
以合三族者三族天子及身則小記云親親以三為
五以五為九是也君子說謂御大夫也小人樂謂凡
庶疏於此歲終必族人燕飲樂師之官大合諸樂管
籥之吹以綴恩慈之心而遂休罷至來年季冬乃更
為之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訂義註四監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

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春秋傳曰其父

析薪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疏以薪柴出於山林

川澤之官也薪施炊爨柴以給燎者以薪柴並之故

知各有所用上云薪柴下云薪燎故知柴以給燎引

春秋傳曰其父析薪者此昭七年左傳辭也其父析

薪其子弗克負荷引之者證薪是麓大可析之物云

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者謂無此句之文也

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

訂義註言日月星辰運行於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

次舍也紀會也疏日窮於次者謂去年季冬日次於

次舍也紀會也疏日窮於次者謂去年季冬日次於

次舍也紀會也疏日窮於次者謂去年季冬日次於

次舍也紀會也疏日窮於次者謂去年季冬日次於

次舍也紀會也疏日窮於次者謂去年季冬日次於

次舍也紀會也疏日窮於次者謂去年季冬日次於

次舍也紀會也疏日窮於次者謂去年季冬日次於

次舍也紀會也疏日窮於次者謂去年季冬日次於

次舍也紀會也疏日窮於次者謂去年季冬日次於

次舍也紀會也疏日窮於次者謂去年季冬日次於

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昭文張金吾宮定續經解

訂義註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農民之心令之豫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徭役徭役之則志散失業也疏此月既終歲且更始而女也言在上專一女農之事無得興起造作有所使役也此是制禮者總為約戒之辭此月令之內不云乃命某官之屬者皆是禮家總禁也他皆倣此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訂義註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

疏經云共飭國典調和飭正之故云

和六典之法六典者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是也

疑義註周禮以正月為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

昭文張金五官定續經解

所因於夏殷也疏按大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小宰云而觀治象之法是也云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因者不用周法故知因於夏殷以王者損益不出三代故也
廷華按布治雖在正月此十二月則預先酌定故曰待也鄭賈拋去待字若是月飭之即於是月布之者其義疏矣夏殷說其習見語不足辨也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

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訂義註皇天社稷此所與諸侯共之也列國有大小也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芻豢此所以與同姓共也芻豢猶犧牲山川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其非采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疏宰小宰也歷亦次也卿大夫謂畿內有采地者歲終又小宰列此畿內之地大小并至於庶民受田準土田多少之數犧牲賦之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民則士在其中省文耳註云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之則各賦稅之卿大夫出其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采地賦稅無采地出其邑之賦稅庶人無邑出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共上是庶人亦出賦也故下云凡在天下九州之人無不咸獻其力是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者有邦國謂諸侯有采地謂卿大夫賦稅所來皆由民出必由民者以經中云天

下九州之民不云諸侯卿大夫獨云民故鄭云此也疏此皆命大史也列次也來歲方祭方祭祀須犧牲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故命大史書列之以共賦也諸侯同王南面專王之土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既漫言諸侯則異姓同姓俱然也賦之犧牲者賦稅出也次之隨國大小而出之也以共皇天者賦牲所共也社稷者王之社稷也諸侯乃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共王社稷也

享獻也出牲以共獻於上帝諸神也芻豢猶犧牲也
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國家也寢廟先
王與同姓國兵之故別又命同姓國共之也言芻乃
是牛羊而又云豢則是犬豕也天地不用犬豕社稷
大牢乃有豕而不用犬故沒其芻豢而徒云天地犧
牲之也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也廷華按大宰九貢
一曰祀貢註謂犧牲芻豢之屬是犧牲固共自諸侯
也但貢也不可謂之賦且大宰掌之何必大史之次
此與下采邑有賦亦如之蓋皆秦法耳

疑義註皇天天皇上帝也上帝者靈威仰五帝也

昭文張金吾官定續經解

廷華按皇天上帝即大宗伯所謂昊天上帝耳疏以
緯書亂之謬矣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秋令則
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
不降水凍消釋

訂義註白露二者成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
月中乃為霜丑為鼃蟹入保畏兵辟寒象胎夭傷辰
之氣乘之也天少長也此月初甫萌芽季春乃句者
畢出萌者盡達胎夭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固
疾者生不充性有久疾也逆者衆害莫大於此水潦

以下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

疏案陰陽式法

建丑而五行秋令丑氣失故介蟲為妖此月物甫萌芽
季春乃曰者畢出萌者盡達者甫始也此十二月萌
者始芽至三月乃出達地上也云胎天多傷者生氣
早至不充其性者三月之氣在十二月內至故胎萌
而暴長出既性不得充滿所以多傷也以胎天既傷
國多國疾農種之害莫大於此故經云命之曰逆命
猶名也言名此曰時逆之事謂惡之盛也水
潦敗國時雪不降天災也水凍消釋地澆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五支